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左氏傳補註卷一至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善長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錄監生臣周培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五

春秋左氏傳補註　　春秋類

提要

臣等謹案春秋左氏傳補註十卷元趙汸撰汸尊黃澤之說春秋以左氏傳為主註則宗杜預左有所不及者以公羊穀梁二傳通之杜所不及者以陳傅良左傳章旨通之是書即采傅良之說以補左傳集解所未及其大

旨謂杜偏於左傳良偏於穀梁若用陳之長以補杜之短用公穀之是以救左傳之非則兩者兼得筆削義例觸類貫通傳註得失辯釋悉當不獨有補於杜解為功於左傳即聖人不言之旨亦灼然可見蓋亦春秋家持平之論也至杜預釋例自孔頴達散入疏文久無單行之本今從永樂大典裒輯始復為完書陳傳良之章旨世尤罕覯汸所採錄略存

梗概固考古所亟取矣乾隆四十六年九月

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春秋左氏傳補註原序

春秋魯史記事之書也聖人就加筆削以寓其撥亂之權惟孟子為能識其意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孔子曰竊取之矣此三者述作之源委也自三傳失其旨而春秋之義不明左氏於二百四十二年事變略具始終而赴告之情策書之體亦一二有見焉則其事與文庶乎有考矣其失在不知以筆削見義公羊穀梁以書不書發義不可謂無所受者然不知其文

之則史也夫得其事究其文而義有不通者有之未有不得其事不究其文而能通其義者也故三傳得失雖殊而學春秋者必自左氏始然自唐啖趙以來說者莫不曰兼取三傳而於左氏取舍尤詳則宜有所發明矣而春秋之義愈晦何也凡春秋之作以諸侯無王大夫無君也故上不可論於三代盛時而下與秦漢以來舉天下制於一人者亦異其禮失樂流陵夷漸靡之故皆不可以後世一切之法繩之而近代說者類皆槩以後

世之事則其取諸左氏者亦疏矣况其說經大旨不出二途曰襃貶曰實錄而已然尚襃貶者文苛例密出入無準既非所以論聖人其以為實錄者僅史氏之事亦豈所以言春秋哉是以為說雖多而家異人殊其失視三傳滋甚蓋未有能因孟子之言而反求之者至資中黄先生之教乃謂春秋有魯史書法有聖人書法必先考史法而後聖人之法可求若其本原脉絡則盡在左傳蓋因孟子之言而致其思亦已精矣汸自始受學則

取左氏傳注諸書伏而讀之數年然後知魯史舊章猶賴左氏存其梗槩既又反覆乎二傳出入乎百家者又十餘年又知三傳而後說春秋者惟杜元凱陳君舉為有據依然杜氏序所著書自知不能錯綜經文以盡其變則其專修左氏傳以釋經乃姑以盡一家之言陳氏通二傳於左氏以其所書證其所不書庶幾善求筆削之旨然不知聖人之法與史法不同則猶未免於二傳之蔽也嗚呼使非先生積思通微因先哲之言以悟不

傳之秘學者亦將何所寘力乎第左氏傳經唐宋諸儒詆毀之餘幾無一言可信欲人潛心於此而無惑難矣�甞究其得失且取陳氏章指附於杜注之下去兩短集兩長而補其所不及庶幾史文經義互見端緒有志者得由是以窺見聖人述作之原凡傳所序事多列國簡牘之遺名卿才大夫良史所記其微辭奥旨注有未備者頗采孔氏疏暢而通之諸韋合猥陋有不逃後儒之議者亦具見其說以極夫是非之公焉若夫不得於

經則致疑於傳務為一切之說以釋經而無所據依以持其說則豈杜氏陳氏比乎故三傳之外不可無辨證者惟二家他說固不暇及也新安趙汸序

春秋左氏傳補註卷一

元 趙汸 撰

隱公

是以隱公立而奉之 陳氏曰傳言惠公再娶以起禍奉桓為太子自謂攝主皆隱之志今按傳於羣公子皆詳其母貴賤與君父寵愛之私以見禍亂所由起盖所得列國史志猶可考也禮諸侯一聘九女諸侯不再娶見莊十九年公羊傳諸侯立子之制見隱元年何氏註後見文六年啖氏曰左氏得魯晉宋齊楚鄭等數國之史編次年月以為傳記又廣采當時文籍故兼與子產晏子及諸國卿佐家傳并卜書夢書及雜占書縱横家小說諷諫等雜在其中雖是非交錯混然難證能令百代之下頗見本末因以求意經文可知

元年春王周正月

春秋雖修史為經猶存其大體謂始年為元年歲首為春一月為正月加王於正皆從史文傳獨釋王正月者見國史所書乃時王正朔月為周月則時亦周時孔氏謂月改則春移是也後於僖公五年春記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昭十七年夏六月記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又記梓慎曰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皆以周人改時改月春夏秋冬之序則循周正分至啓閉之候則仍夏時其經書冬十月雨雪春正月無氷二月無氷及冬十月隕霜殺菽之類皆為記災可知矣汲冢周書有周月解亦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商以建丑為正亦越我周作正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其言損益之意甚明經書春烝春狩夏蒐以此蓋三正之義備矣而近代說者往往不然夫以左氏去聖人未遠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以及戰國之際中國無改物之變魯未滅亡傳於當時正

朔豈容有差而猶或有為異論者何也蓋嘗考之曰殷周不改月者據商書言元祀十有二月而秦人以十月為歲首曰夏時冠周月者則疑建子非春而孔子嘗欲行夏之時也按太史公記三代革命於殷曰改正朔於周曰制正朔於秦曰改年始蓋正謂正月朔謂月朔何氏公羊註曰夏以斗建寅之月為正平旦為朔殷以斗建丑之月為正雞鳴為朔周以斗建子之月為正夜半為朔是也殷周即所改之月為歲首故曰改正朔曰制正朔秦即十月為歲首而別用夏時數月故曰改年始其言之已詳漢書律歷志據三統歷商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即書伊訓篇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以冬至越茀行事其所引書辭有序皆與偽孔氏書伊訓篇語意不合且言日不言朔又不言即位則事在即位後矣凡新君即位必先朝廟見祖而後正君臣之禮令即位後未踰月復祠于先王以嗣王見祖此何禮也暨三祀十有二月朔奉嗣王歸于亳是日宜

見祖而不見又何也所謂古文尚書者掇拾傅會不合不經蓋如此說者乃欲援之以證殷周不改月可乎又言後九十五歲十二月甲申朔旦冬至無餘分春秋歷周文王四十二年十二月丁丑朔旦冬至後八歲為武王伐紂克殷之歲二月己丑晦大寒閏月庚寅朔三月二日庚申驚蟄周公攝政五年正月丁巳朔旦冬至禮記孟獻子亦曰正月日至七月日至其說皆與傳合夫冬至在商之十二月在周之正月大寒在周之二月驚蟄在三月夏至在七月而太初歷其在立冬小雪則曰於夏為十月商為十一月周為十二月唐人大衍歷追算春秋冬至亦皆在正月孰謂殷周不改月乎陳寵曰陽氣始萌有蘭射干芸荔之應天以為正周以為春陽氣上通雉雊雞乳地以為正殷以為春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正蟄蟲始振人以為正夏以為春蓋天施於子地化於丑人生於寅三陽雖有微著三正皆可言春此亦歷家相承之說所謂夏數得天以其最適四時

之中爾孰謂建子非春乎乃若夫子答顔子為邦之問則與作春秋事異蓋春秋即當代之書以治當代之臣子不當易周時以惑民聽為邦為後王立法故舉四代禮樂而酌其中夫固各有攸當也如使周不改時則何必曰行夏之時使夫子果欲用夏變周則亦何以責諸侯之無王譏桓文而斥吳楚哉何氏哀十四年傳註曰河陽冬言狩獲麟春言狩者蓋據魯變周之春以為冬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時以行夏之時說春秋蓋昉於此然何氏固以建子為周之春但疑春不當言狩而妄為之辭至程子門人劉質夫則曰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爾則遂疑建子不當言春此胡氏夏時冠周月之說所從出也先儒見孟子謂春秋天子之事而述作之旨無傳惟斟酌四代禮樂為百王大法遂以為作春秋本意在此故鄱陽吳仲迂曰若從胡傳則是周本行夏時而以子月為冬孔子反不行夏時而以子月為春矣何氏之失又異於此故子朱子以謂恐聖人制作不

如是之紛更煩擾錯亂無章也薛氏又謂魯歷改冬為春而陳氏用其說於後傳曰以夏時冠周月魯史也是蓋知春秋改周時為不順而又移其過於魯爾然謂魯有歷實劉歆之誤按律歷志言劉向所總有黃帝顓頊夏殷周歷及魯歷為六歷自周昭王以下無世次故據周公伯禽以下為紀自煬公至緡公冬至殷歷每後一日則由歷家假魯君世次逆推周正交朔之合否因號魯歷非魯人所自為明矣宋書禮志又言六歷皆無推日食法但有考課疏密而已是豈當代所嘗用者哉劉歆惑於襄哀傳文遂謂魯有司歷而杜氏因之謬矣然說者亦自病夏時周月不當並存故直謂春秋以夏正數月又疑若是則古者大事必在歲首隱公不當以寅月即位其進退無據如此固不足深辨而或者猶以為千古不決之疑則以詩書周禮論語孟子所言時月不能皆合故也夫三正通於民俗久矣春秋本侯國史記書王正以表大順與頒朔告朔為一體其所書事有當

繫月者有當繫時者與他經不同詩本歌謠又多言民事故或用夏正以便文通俗書乃王朝史官記言之體或書月則不書時或書時則不書月況偽孔注二十五篇決非真古書其有合有否皆不可論於春秋周禮所書正月正歲皆夏正也諸官制職掌實循二代而損益之其著時月者又多民事與巡狩烝享自夏者同故仍夏時以存故典見因草蓋非赴告策書定為一代之制者皆得通言之則又不可論於春秋矣若論語言莫春亦如詩書言春夏皆通民俗之恒辭也不可據以為周不改時孟子言七八月之間旱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在左傳後則周改月猶自若竹書又記晋曲沃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竹書乃後人用夏正追録舊史故與春秋不同然亦未嘗輒以夏正亂春秋之時月也蓋殷周改時月與所損益只是一理如尚齒之由貴德而貴富而尚親親迎之由庭而堂而戶大事之由昏而日中而日出之類皆是迭進法

所以順天道通世變在當時自不為異故孔子以為百世可知非徒曰以易人之觀聽而已彼秦人以三代為不足法既不足以知之而後之蔽於今而不知古者亦不足以言之也自啖趙而後學者往往習攻左氏而王周正月為甚以其尤害於經特詳著焉

不書即位攝也

傳言史不書即位皆以故廢穀梁氏不知禮有攝主之義妄以隱為讓說者因疑傳言攝為非孔氏曰膏肓何休以為古制諸侯幼弱天子命賢大夫輔相為政無攝代之義昔周公居攝死不記崩今隱公生稱侯死稱薨何因得為攝者周公攝死仍以成王為主直攝其政事而已所有大事稟王命以行之致政之後乃死故卒稱薨不稱崩隱公所攝則位亦攝之以桓為太子所有大事專命以行攝位被殺在君位而死故生稱公死稱薨是與周公異也且公羊以為諸侯無攝鄭康成引公羊難云宋穆公云吾立乎此攝也以此言之何得非左氏下傳曰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是位

亦攝也所以異於正君者元年不即位行還不告廟不臨惠公之葬不成喪子之喪尊仲子為夫人薨則赴於諸侯又為之立廟此是譏之實也蘇氏曰禮記曾子問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奉攝主於西階南面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世子未生而死若生而弱未能君也則其娣姪之子次當立者為攝主故隱公亦攝主也黃先生曰先君失禮再娶非臣子所當議隱公攝位以俟桓長得事之宜不可言讓

貴之也

陳氏曰傳釋未爵命之君恒稱名於是特書字且見春秋之初諸侯猶稟王命

非公命也

傳見國史有不書之法蓋指策書正史言之非公命不登于策所以重正史而致其嚴故杜氏謂小事簡牘而已左氏世為國史凡經不書而簡牘有據者悉取以為傳其經首所發不書之義皆史例也外事如崩薨卒葬盟會侵伐勝敗禍福經不書而未得其說者間亦推史例以釋之蓋其所知者惟此而已由策書正史夫子所據以施筆

削者左氏亦未及見故不能有所發明此經旨失傳之由也杜氏修傳例以釋經凡傳見其事而經無者於內則曰非公命不告廟於外則曰從赴告不赴告遂以史例為經義而不復知有聖人筆削之權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之類縣以為孔子新意故唆趙以後說者皆非之

遂惡之

史記鄭世家姜氏生太子寤生生之難及生夫人弗愛蓋以為難產也

譏失教也

陳氏曰傳釋譏君例

難之也

陳氏曰傳釋不書奔例且言以克為重今按此春秋特筆也杜氏以為夫子改正舊史孔氏謂準魯史之法惟當書鄭伯之弟段出奔共其說皆是蓋辭旨卓異非史氏所及也

遂為母子如初

於此見傳兼取雜書小說不盡出諸國史記後蔡姬蕩舟曹共觀裸之類皆然

且子氏未薨故名

傳以宰咺為冢宰如宰周公之比故必貶而後名之春秋不以名號為褒貶在魯史亦無責王臣之義左氏見魯史有以貴之而書

字者若邾儀父是也有以卑之而降爵者若杞子是也因執之以為襃貶之法此一字襃貶之繆所從起也孔氏曰周官宰夫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財幣器帛既掌其事或即充使吳先生曰王朝中士恒稱名宰者其人之姓皆得之陳氏曰緩且子氏未薨故名以下疑後人增益之雜記有大夫士訃於他國之君之禮則不但同位外姻也且文九年秦人歸成風之禭傳曰禮也諸侯相弔賀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則賵不及尸弔不及哀非禮也與文公傳自相違今不取

豫凶事

說者多疑傳妄朱子曰古人不諱凶事如國君即位為椑之類

夷不告故不書

夫子筆削是據策書所有策書所無者不復論杜氏援隱十一年莊二十九年傳例為證已得其旨陳氏誤以左氏不書之例為筆削之法因謂左氏所記皆為魯史舊文其不見于經者悉夫子所削遂疑隱十一年傳例為後人依倣既非經旨亦失傳意後傳之蔽在此由不知

述作本原故也亦不書啖氏曰春秋紀異多矣何必為災乃書太子少黃先生曰傳見惠公在時桓公已稱太子不見公亦不書弗臨改葬不見衛侯傳因見隱攝之實公孫滑出奔衛凡賤者奔史不書魯史之法大夫非卿名氏不登于策穀梁謂之卑者公羊謂之微者公子尊與卿等公孫降於公子與微者同鄭人以王師傳見鄭為卿士私用王師史不書非王命後見五年凡王師令不及魯亦不書陳氏云隱桓以來王師皆不書非也虢師虢畿內封國與王師同伐衛南鄙傳見經或不悉書凡不悉書皆以舉重見義鄭伐衛不書舉重見下年亦非公命也傳三發非公命及公子翬固請會師見隱攝位之初諸大夫不知稟畏非王命也陳氏曰傳釋不書使令按此亦史例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陳氏曰傳見崩薨卒葬以日月為例

非必不書日皆以公不臨喪也今按此不書日亦史例也其公實不與小歛而書日者事變不同非恤典薄也杜氏釋例論之甚詳至於崩薨卒葬亦不能推以知例陳氏於此略發其端竟亦不復深考他書盟會征伐等皆以日月為例乃筆削之法左氏學者所不及知說見屬辭其君臨大歛禮說見襄五年

二年司空無駭入極

魯司空卿官無駭公孫也以攝卿書名穀梁傳曰隱不爵大夫是也傳於魯卿每不書其官此見無駭不闕屬而未得其說故見其官以明為卿猶未敢以入國發貶例後於翬溺乃云疾之無據明矣說又見後四年孔氏曰春秋之例諸名書於經皆是卿也傳言司空故知無駭是魯卿又王制云上大夫卿則卿亦大夫也故註多以大夫言卿其名見於傳而註云大夫者則其爵眞大夫也

紀子帛

陳氏曰子帛裂繻字蓋杜氏意之學者遂以駁左氏誤矣

三年赴以庚戌故書之

說者多譏傳妄

按盟會戰伐經書月日傳每略之不書月日者傳則詳之意在互文相備非無所據者其崩卒偽赴亦必有考借令搆虛亦不至是陳氏曰義同隱元年且見崩卒從赴後見桓五年陳侯僖七年惠王文十四年齊舍襄十九年齊侯二十八年靈王

故不言葬

孔氏曰此傳故上三事故下三事文不以次相配者初死即赴葬乃反哭反哭之後始祔三者依事之先後為文也至書於經則夫人與薨共文故先言不稱夫人後言不書葬順經之先後為文也薨者夫人之死號不稱夫人必不稱薨小君者夫人之別號不稱夫人必不得稱小君蓋赴祔二禮果行一事則具此三文所異者若不書葬則小君之文無所施耳今按成尊以赴同為重故赴于諸侯則稱夫人者仲子是也成喪以反哭為重故不反哭則不書葬者孟子是也聲子二事皆不行故不稱夫人亦不書葬此於史例必有所考惟祔姑則與書法無與蓋聲子仲子皆非適本不當祔非宜祔而不祔也仲

子稱夫人不待祔姑則聲子不稱夫人何關於不祔乎後世固有妾母而祔者若適母則無不祔之理定十五年定姒卒傳曰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蓋由聲子不祔而意其或然觀此年傳例三事與書法銓配無序而仲子薨無傳豈非所考史例有未備者乎說又見定十五年

為公故曰君氏

君氏者攝女君之稱此特筆也說見屬辭

王貳于虢

洪氏曰左傳議論違辭頗有害理者傳云王貳于虢又云王叛王孫蘇夫以君之於臣而言貳與叛晉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不義甚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為討夫以天子之使出聘侯國而言拜成謂周於晉為欺大國諸侯之卿跋扈於天子而言討皆於名分為不正今按下云交質交惡並稱周鄭又云結二國之信無復君臣之辨周衰大義不明故記事者亦昧於倫理又其事或出雜書小說故語無尊卑韓宣子見魯春秋曰周禮盡

在魯矣蓋以此**鄭公子忽爲質於周**質子雖史不書此事或在春秋前**又取成周之禾**周四月令二月麥豈可取傳欲見平王崩鄭首畔王室故附見其事於此不計其時月之不合下言秋取禾與宣七年赤狄取向陰之禾同杜於彼知闕秋者以苗秀乃名爲禾夏則無禾可取也於此乃訓秋爲夏五月而取麥取禾皆以芟踐言之則以下文有八月而遷就其說也傳書時每有不與下月者有重書時以起事者其書月日亦多有不合於經者有自相牴牾者杜氏於宣二年傳注則以爲傳無較例哀十二年傳注則以爲傳本不以爲例故不皆齊同況此無經之傳豈能無失由注文護短近人遂疑傳雜夏正**周鄭交惡**陳氏曰爲桓五年王伐鄭傳後又見六年十一月**昭忠信也**凡傳中所引君子曰云者義皆膚淺與其序事之精如出二手蓋其序事精鑿者皆史志成文而斷論則左氏之陋見也杜註每曲

為之義固不足深辨後儒併其事實一切疑之則又過矣王未葬也言未葬則求賻之由與不稱使不名之義皆見命以義夫此事當以公羊之說為正陳氏曰為桓二年宋弒殤公立馮發例嬖人之子也陳氏曰傳見州吁不稱公子按劉侍讀曰諸弒君公子而不稱公子公子之未為大夫者也其義當與齊無知同皆史例也四年衛人來告亂陳氏曰傳言所以書過公子馮出奔鄭陳氏曰凡公子奔非其罪不書今按前言使馮出居於鄭原宣公之意而言此言出奔又自莊公怨懟言之兩通其義也圍其東門陳氏曰傳言經所以不書圍與成十七年晉圍鄭襄十年楚圍宋同義今按經言伐鄭傳言圍其東門是不成圍也當於成十七年發例五日而還陳氏曰凡還不書見莊八年襄十九年特書今按師還雖史不書以侵伐戰敗自足見義也惟襄十九年晉士匄侵齊至

穀聞齊侯卒乃還為不成侵故史詳其所至書還善不伐喪非達例若莊八年書師還乃夫子改公至之文為國諱惡與史法不同

宋公使來乞師

陳氏曰傳見外乞師不書惟晉特書之

翬帥師

疾之也

葉氏曰傳不明不氏及師師之義但見翬弑君者疑其彊而自恣經直書翬帥師與後言公子翬者異其辭若貶然故妄意之今按翬與無駭溺俠稱名皆當從二傳未爵命為正左氏不知此義見翬溺不書屬而事惡皆曰疾之至桓三年翬始稱公子不得其說則曰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由所考史法未備又不能闕疑故也

取其禾而還

書伐則敗之不書策書舉重

衛人立晉衆也

公羊傳曰稱人衆之所欲立也義同

五年公將如棠觀魚者

孔氏曰魚者猶言獵者今按古字魚漁通

陳魚而觀之

經言矢魚傳言陳魚以陳訓矢也周官䱷人掌以時䱷䱷與魚同言陳設

獻人之事也杜註意未盡故說者皆從二傳經作觀魚朱子曰春秋征只書征伐只書伐不曾德地下一字據傳公不射則矢魚是將弓矢去射之此說與葉氏同古者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射魚出淮南子時則訓如此則魚為如字然傳載僖伯諫辭甚詳而但曰陳曰觀必有所據

翼侯奔隨 陳氏曰為莊十六年王命曲沃伯為晉侯張本見晉自獻公以前經皆不書今按獻公末年晉魯始通前是告命不行非作經時削之也

衛人以燕師伐鄭 上年書四國再伐鄭繼書衛人殺州吁立晉則大義已明諸侯罪惡自著故鄭衛連兵不悉書

而立哀侯于翼 傳見王室猶能廢置諸侯後又見莊十六年

公問羽數於衆仲 陳氏曰傳言經所以書初獻

大夫四士二 公穀皆云天子八諸公六諸侯四劉侍讀曰衆仲不知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因天子八佾遂兼稱諸侯六佾其曰士二亦非也

特牲少牢皆士禮也無用舞之處安得二佾而施之周禮舞師之職凡小祭祀則不興舞小祭祀王者服玄冕之祭也士服玄冕反舞之乎衆仲之誤無疑其說蓋主二傳汪仲裕曰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以兩諸侯既降於諸公則諸伯當降於諸侯而為二佾矣子男復何用乎禮經所記廟堂之制衮旒席數五等諸侯皆同豈以樂舞而獨異其制乎此說與劉氏異蓋主衆仲然劉氏言士無用舞之處汪氏言五等諸侯佾數不當有異皆據周禮可正三傳之失

宋人取邾田陳氏曰外取田皆不書

伐宋入其郛陳氏曰入郛皆不書至文十五年齊特書

宋人使來告命凡微者雖接我史不書後倣此

六年

鄭伯侵陳陳氏曰隱桓之際侵未見於經今按下年記陳鄭交涖盟且成昏則此侵或不告凡侵人者亦未必自告陳魯無盟好告命或未通皆所當知其筆削之旨舉重不悉書不得有二義

公為之

請糴於宋衛齊鄭陳氏曰傳言常事雖內不書今按京師於列國不可言告糴既實是糴不得言歸粟又不可但言告饑來者微故皆不書于策凡言饑言告糴皆非常事

七年謂之禮經

據經諸侯不同盟者凡五十二人不書名九人餘並書名故僖二十三年傳又曰赴以名則書之然儒者皆不信其說今推較經傳以求當時事情則未同盟而名者必姻鄰同姓諸大國也其相與者素厚則未同盟而赴以名不為卑春秋之初小國之君未同盟則不名者宿杞滕薛是也其相與者薄而得禮焉則雖小國不為簡其後無不名者不敢為異也春秋之末未同盟而赴以名後復不名者秦也秦處西戎始焉於赴告之禮猶未能詳其後以遠於我而相與者薄又得禮焉則雖不同於姻鄰諸大國亦不為簡也比事考之乃知左氏不誣但春秋之後周典散失左氏采合殘缺傳以已見略示凡例凡五十條杜氏一切定為周公所制而不考其不

通於經則亦陋矣

結艾之盟也

傳釋列國之聘有三一結好二結盟三通嗣君今考結好而聘者則有報若莊二十五年陳女叔來聘而冬季子如陳是也結盟與通嗣君而聘者皆不報蓋禮薄與交聘異也若伯國之聘與國秦楚之窺上國而來者其事體又各不同傳皆隨事釋之蓋猶有考也

宋及鄭平

陳氏曰凡平不書至宣十五年始書之

盟于宿

凡平而後盟不書亦史例也

陳五父如鄭涖盟

外涖盟事淺不告

八年不祀泰山也

劉氏曰註云桓元年乃卒易祊田知此入祊未肯受而有之非也經云入祊者既入之矣又何未肯受而有之乎桓元年傳云鄭伯以璧假許田為周公祊故也此自傳誤隱公時鄭人歸祊者鄭自欲與隱公也桓元年以璧假許田桓公以許田與鄭真易璧也傳乃并而言之謂鄭人以祊易許不顧隱八年已有我入祊之文今按易地之說三傳如一而穀梁傳

尤詳不應其誤適同以傳證經知左氏不誤春秋書外歸邑未有書我入者經既書鄭來歸祊復書我入祊何也蓋祊遠於鄭鄭不能有而請易于魯魯人慮祊不服故以兵入焉亦如蘇忿生之田桓王不能有而後與鄭陽樊之田襄王以與晉不服而後圍之公羊傳曰言入難也穀梁傳曰入者內弗受也左氏傳例曰弗地曰入其說皆是實未能有其地也杜氏謂魯未肯受而有之固昧二傳之旨劉氏以入祊為遂有其地由輕弗地之訓於經書入祊之義皆失之桓元年傳曰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祊田則我入祊後事當中輟桓公簒位而修好于鄭故復許之無可疑者近代學者率謂祊與許田是二事遂疑祀周公為左氏附益不亦過乎始作卿士于周陳氏曰傳中言鄭虢之隙會于温春秋諸侯之事有不以告而史不書者有雖告而併入所重書之者凡一役再有事理亦無不告者會温以瓦屋之盟為重併下事書之筆削舉重之義蓋取

諸此杜氏但以為不告後人遂疑傳妄皆非也陳氏曰不書鄭鄭不成平事在十年**公命以字為展氏**陳氏曰傳言不書族有非必貶之者因見春秋之初大夫有卒而賜族者矣劉氏曰杜氏云無駭公子展之孫非也若無駭真公子展之孫當其繼大宗也賜氏久矣何待死而後賜氏乎且禮云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非言其死而後氏之也然則無駭固公孫羽父請族者為無駭之子請也若公孫之子死然後賜族則無駭為終身無氏矣

九年平地尺為大雪劉氏曰經有電無霖傳有霖無電傳不解經杜氏專謂經誤不亦惑乎三日之雨豈非常者若雨三日以往必書是二百四十二年三日雨者一而已陳氏曰凡例義淺令不取**以王命討之伐宋**傳見王命猶討不庭不書併下年**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伐宋不書王命者王人不出則經無異文也**北戎侵鄭**春秋

之初戎狄侵中國不書齊桓既伯始書之**鄭人大敗戎師**陳氏曰隱桓莊閔春秋凡中國敗戎狄不書至僖三十三年始書之**十年盟于鄧為師期**此盟與下老桃之會不書杜氏皆以為不告廟然公既親其事理亦無不告廟者蓋既會而盟為師期與襄二十七年傳趙孟子晳將會而盟以齊言相類既盟而會師非復期會皆以中丘為重**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陳氏曰傳言齊侯鄭伯見君將貶書人今按一役再有事略稱人春秋初無一字褒貶之義杜氏謂君臣不當同貶稱人凡經書人而傳見是君大夫將者或以為別使微者將或以為以微者告由惑於褒貶故也**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陳氏曰為下文公敗宋傳舉重不悉書今按此實史例說見前**辛巳歸于我**陳氏曰傳言經敵非于魯**正之體也**君子曰之陋說已見前後不復辨**鄭伯入**

宋自宋公欲以諸侯伐鄭去馮連兵至此其報復之禍烈矣然禍首在宋而鄭實有王命故春秋誅首惡而忿兵之過不悉書討違王命也先儒頗疑此為鄭人矯假以經證經凡外入國不日而入郕書日與晉侯入曹同法經固有以别之矣

十一年許莊公奔衛陳氏曰凡諸侯被兵而出者不書奔奉許叔以居許東偏陳氏曰傳言經所以書入宋不告命故不書歸祊之後魯鄭同心仇宋宋宜不告魯鄭必以告也傳不知經有舉重不悉書之義惟以史例推之故不通不書于策曰告則書曰不書于策顯發史例陳氏誤以經旨格之故以傳例為後人依倣弑公于寪氏陳氏曰傳言經不書喪地不成喪也傳言不以君禮成喪故史不書葬陳氏謂修春秋者不成之為君誤矣定姒不書小君王子猛卒同

桓公

元年凡平原出水為大水陳氏曰凡例義淺今不取

鄭伯拜盟陳氏曰終越盟傳言拜眂拜辱拜嘉之類非必君身親之杜說非是今案若鄭伯身來與吾君接無不書之理

華父督華父字也如言弟父何公父歜與孔父嘉五世別族者不同督公孫也無賜族之法宋太宰位六卿下一命恒稱名陳氏謂隱桓莊春秋凡賊皆名之非也

美而豔傳惑於小說每類此說又見襄三十一年

二年

遂弒殤公葉氏曰孔父宋卿督其大夫殺卿取妻猶居位不去待君怒而始懼不近人情甚矣今案下文宋殤公立以後事覆語猶已盡其罪為欲妥解書法遂贅此數語

故先書弒其君傳不知以君及臣之義

立華氏也言立以為卿注謂未死賜族非也莊三十二年傳立叔孫氏注云立

後說者亦謂賜族然叔牙之子經書公孫兹兹之子得臣乃氏叔孫則非賜族明矣彼非賜族則此言立華氏豈賜族乎

召莊公于鄭而立之陳氏曰立不書隱四年昭二十三年特書之

不忘諫之以德陳氏曰傳言桓公繼故羽父不討哀伯雖不斥言意已獨至

始懼楚也陳氏曰為楚浸彊張本今案史記楚世家蚡冒弟熊通弑蚡冒而代立三十五年代隨謂隨人曰今諸侯皆為叛相侵或相殺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隨人為之請尊楚王室不聽三十七年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早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我位我自尊爾乃自立為武王楚武王二十九年魯弑隱公則代隨在桓六年稱王在桓八年也

討不敬也討不敬者魯人責其玉帛之將不備而為之辭傳固錄實非所以釋經

策勳焉禮也告廟飲至寘勳乃反行常

禮皆同時於廟中行之策勳即書至襄十三年春公至自晉傳曰孟獻子書勞于廟是其事也亦由告廟飲至然後書至不告廟飲至則不書至也傳于桓十六年至自伐鄭曰以飲至之禮也皆非杜氏釋不書至者以為不告廟蓋本此不知書至有筆削也說又見宣五年

來稱會成事也 此魯史舊法陳氏槩以筆削求之故不取

啟曲沃伐翼 陳氏曰於此見傳追書之體

三年故曰公子 劉氏曰非修先君之好而稱公子多矣今案成十四年傳發稱族舍族例此下無以夫人至之文故別生此義可見傳例多無據

四年執芮伯以歸 陳氏曰王執諸侯不書因見秦自穆公以前經皆不書今案秦自穆公以前告命不通於魯

五年再赴也 陳氏曰傳申言卒日月例今案此乃史氏傳疑之法亦所以避不敏趙氏疑甲戌下當記陳佗作亂事今簡脫之蓋不知經有兩下相殺不書之義

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

陳氏曰不書赦免凡太子未即位遇害不書

王亦能軍 傳見周衰天子自將以征諸侯陳氏曰不書敗績于鄭為天子諱

仍叔之子弱也 來聘在夏釋在秋伐鄭見成元年特書之後者由下重言秋錯誤也杜氏因謂久留在魯過矣孔氏疑將伐鄭而遣告魯事或有之

閉蟄而烝 三代正朔不同故一以節氣為

過則書 書以志慢亦魯史舊法考獲麟後時祭不書可見如時祭悉書于策亦不勝書矣

遂不復 張氏曰州公與祭公同州必畿內之地河內州縣是也今楽州公既如曹先使告魯故書明年但書寔來以此

六年楚武王侵隨 陳氏曰楚事始見于傳至莊十年敗蔡始見於經蓋自楚王熊達以上皆畧不書今案熊達即熊通自熊達以上楚未與魯通傳具載其伐滅小國志在兼并諸夏見中國不可無伯齊桓所以有功

使魯為其班後鄭 劉炫氏曰使魯為班明魯在矣見經不書陳氏曰凡諸侯交戍雖內不書

年名賤之也傳釋邾儀父書字曰貴之杞書子曰卑之故以二君書名為賤之鄧穀遠國于魯無朝事之禮與邾杞事異以賤之稱名非人情也由其初不相通隨即滅亡特名以詳之且以別於與國之來朝者

八年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陳氏曰王命諸侯不書今按王室不以立緡告諸侯晉又不告立君史亦無由得書

九年惟王后書孫氏葉氏陳氏皆以莊十八年傳見惠王后陳媯宣六年傳見定王后齊姜駁例與傳違按二后皆見於傳何若自相違異蓋傳例乃魯史舊法二后非魯主昏故夫子削之特存魯主昏者以見義

十年故虞公出奔共池畿內諸侯不與魯通傳博采衆籍為虞滅起本

齊人以衛師助之趙氏曰魯以周班後鄭既是正禮鄭亦小恨豈至興師又經五年後方合諸侯報此小怨乎今按齊方圖紀而魯為紀歸女于天子

此齊之所怨但以魯桓新昏于齊故使鄭忽以舊怨為辭耳左氏追録往事多未備亦或舍大言小不可縣斥為妄**王爵也**諸侯以爵序大夫各如其班魯史恒法也自非伯者無以主兵先諸侯之例傳贅杜說非

十一年盟于惡曹此齊衛鄭稱人即上文戰郎諸侯也用一事再見書人例經無宋傳衍文宋亦不當叙鄭下註云經闕非

祭封人仲足陳氏曰傳見祭仲足不書名則書字有非必貴之者**有寵於宋莊公**陳氏曰傳言宋莊公見執賂書人令按凡執恒稱人稱君者經變文也**求賂馬**春秋之初諸侯以貪起亂其後伯主以貪廢法其末也晉大夫以貪失諸侯傳具見其事

十二年句瀆之丘燕人在會傳欠考後年春戰有燕人蓋黨于宋**遂師師而伐宋**陳氏曰傳見公在不書鄭伯書師令按此一事再見用衆稱師之例不書公蒙上文

十三年不書所

戰後也杜氏曰所者期戰所在之地也孔氏曰兩敵將戰必豫期戰地紀鄭已與齊宋先設戰期公不及設期而及其戰此地非公所期故不書劉氏曰公雖不及其會期而及其戰期自當舉戰地何故反沒戰地乎今按會期輕戰期重劉氏駁之是矣傳見此年戰不書地僖二年城楚丘文七年盟于扈皆不序諸侯而不得其說俱以後至釋之至文十五年盟于扈十七年會于扈復不序則又別生他義傳例出於一時傳會明矣說並見後筆削之旨見屬辭

十四年書不害也鄭漁仲曰廟祀必十日戒享越三日而嘗則粢盛已出廩壬申致齋之初乙亥嘗非災之餘也

取牛首陳氏曰傳見自桓公春秋外取邑皆不書

十五年諸侯不貢車服陳氏曰按周官九貢有服貢傳未必左氏之舊今按周官雖左氏亦未嘗見考傳可知

弗克而還實不成納陳氏謂不書納誤矣

十六年以飲至

之禮也說見前二年書時也杜氏曰下有十一月此城向亦是十一月但本事興各隨本而書之耳經書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傳云五月叔弓如滕即知稱時者未必與下月興也啖氏曰按下有十一月縱是同月亦今之九月農工未畢不可興役令按土功自成事至畢功非止一月之事故城築皆時而不月蓋春秋城築多為備敵興工得時非時本無足議傳既發不時之義於此言書時疑若美之故為後人所議又殺之陳氏曰凡殺諸子不書立公子黚牟陳氏曰不書立黚牟以朔奔為義

十七年又何謁焉陳氏曰傳言得公命故書因見微者之義蔡人嘉之也蔡季不名與季子許叔同皆經變文以別於有罪者傳不知經有筆削惟以反法推之故不通陳氏曰傳釋凡歸皆議也於是特書字因以見十五年許叔官失之也官即日官天子掌歷者言日食不書日由歷數

之失致日食不在正朔故經不書日意與公穀不異後於文元年記閏三月又襄十七年記再失閏昭二十年二月記日南至哀十二年十二月云火猶西流皆見東周歷法無傳劉歆所總六歷俱非古法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孔氏曰周禮太史掌正歲年以序事頒告朔于邦國然則天子掌歷者謂太史也太史下大夫非卿傳言居卿則是尊之若卿君突而絀忽鄭不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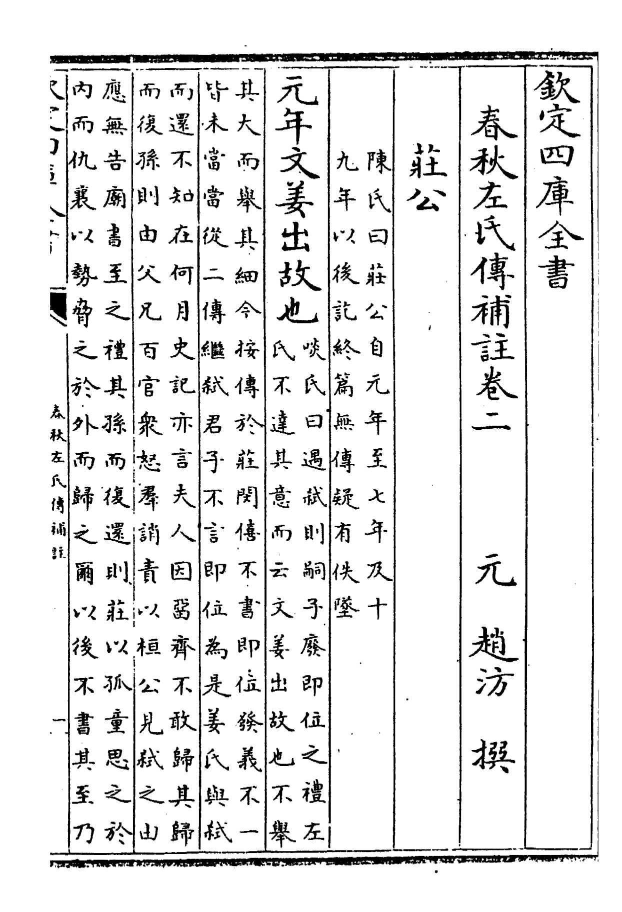
弒昭公而立公子亹鄭弒君不書者魯人

十八年齊人殺彭生陳氏曰殺彭生不書嬀討賊也杜氏不書非卿說非是公子書殺不必皆卿今按史既諱弒書薨則殺彭生必不復書

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不書義同昭公

遂與王殺周公黑肩陳氏曰不書殺周公凡天子殺大夫不書

春秋左氏傳補註卷一



春秋左氏傳補註卷二

元　趙汸　撰

莊公

陳氏曰莊公自元年至七年及十九年以後訖終篇無傳疑有佚墜

元年文姜出故也啖氏曰遇弒則嗣子廢即位之禮左氏不達其意而云文姜出故也不舉其大而舉其細今按傳於莊閔僖不書即位發義不一皆未當當從二傳繼弒君子不言即位為是姜氏與弒而還不知在何月史記亦言夫人因留齊不敢歸其歸而復孫則由父兄百官衆怒羣誚責以桓公見弒之由應無告廟書至之禮其孫而復還則莊以孤童思之於内而仇襄以勢脅之於外而歸之爾以後不書其至乃

筆削之旨孔氏曰傳言不稱即位為文姜出故則即位之日文姜未還經書三月夫人孫于齊則是來而復去若經無還文即言留齊不反則自是以後亦無還文二年夫人會齊侯于禚豈復自齊會之哉**絕不為親禮也**夫人不稱姜氏承上文公與夫人姜氏如齊用一事再見之例略之此經之變文也夫人非宜絕但傳以去姜氏發義則非左氏先儒取二傳為說言莊公為父絕母得禮尊父之義而未盡杜氏謂文姜宜與齊絕愈失之矣以後會齊侯如齊師悉書姜氏又何說乎**為外禮也**趙氏曰為讎主昏縱在城外豈為禮乎今按齊襄戕魯桓魯人責姜氏而歸之齊襄將親迎於魯之國都以禮接於其廟其中豈無所忌哉於是要魯為築館於國門之外而後親迎曰在喪改築者為之辭也王姬至以夏而秋方築館歷三時乃歸于齊于外非禮明矣**三年疾之也**辨已見前陸氏曰不命之卿例不書氏不可別為義**緩也**

桓十五年春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三月乙未天王崩則求車者所以共喪具也然桓王猶七年乃葬者王室衰微莫甚於此時天子之喪禮備費重諸侯賻賵不歸故久弗克葬觀平王崩武氏子來求賻而魯遂不會葬則諸侯怠慢不臣可見矣然則穀梁傳云却尸以求諸侯者亦當時之情也**紀於是乎始判**孔氏曰傳言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非叛也紀亾之後叔姬歸于酅明為附庸猶得專酅故可歸也附庸之君雖無爵命而分地建國南面之主得立宗廟守祭祀**鄭伯辭以難**陳氏曰杜氏厲公在櫟故說非是鄭伯即厲公說見胡氏令按杜氏疑下年過垂鄭伯為子儀按齊侯殺子亹而祭仲立子儀子儀非齊侯所立陳侯又突之黨二國必不成子儀為君而與之會此鄭伯為厲公無疑杜氏并失傳意說又見十四年**過信為次**傳見宿師非過信不書說者議之皆過**四年違齊難也**陳氏曰傳見紀侯所

以不書奔五年未王命也陳氏曰傳釋書名有非必貶之者納惠公也陳氏曰不書納以朔入為義六年王人救衛傳見特書字衛侯入陳氏曰按傳言諸侯納朔書入見成十八年國逆例非是為不度矣劉氏曰朔比衎黜年比剽左氏君剽而退黜年存朔而絕衎賞罰無章莫此為甚今按左氏斷論與所序之事不合者多此以二公爭立黜奔為不度與後譏隨以漢東諸侯叛楚為不量力同故君子譏具好以成敗論人然不害具事之有據文姜請之也葉氏曰經言衛俘傳作衛寶公穀亦作衛寶故杜氏遂疑經誤按經云齊侯來獻捷楚宜申來獻捷傳以捷為俘則經蓋以俘為寶以捷為囚當從經不必改俘為寶也胡氏曰商書稱俘厥寶玉則俘者正文寶者釋辭也滅之陳氏曰於此見傳終書之體今按傳記楚滅凡十一國見宣十二年傳注七年不害嘉穀也

傳釋書大水不言饑也宣十年秋大水冬饑此年秋大水但言無麥苗而不言饑者以黍稷可更種也劉氏疑不害嘉穀是水不為災不應書大水蓋不考書大水復書饑之義

八年治兵于廟禮也劉氏曰治兵非其時何謂禮乎廟中非治兵之地若師出先謀於廟則可今按孔氏謂治兵于廟者告於廟習於巷也但傳終未盡又其所謂禮者往往取一節之合忘大體之非故說者得以議之後不復辨

公曰不可陳氏曰傳言公在書師胡氏曰傳稱仲慶父請伐齊師莊公不可是國君上將親與圍郕之役也今按或云此乃公在國之言非也隱五年傳郕人侵衛牧故衛師入郕則郕近衛使公果在國慶父何以請伐齊師也

君子是以善魯莊公書師書還皆經變文為國諱恥傳謂善莊公杜氏謂因史舊文由不達變文之義

生公孫無知傳見無知不稱公孫二人因之以作亂陳氏

曰傳見連稱管至父實弑君而赦罪無知

奉公子小白出奔莒

陳氏曰公子奔非其罪不書例在隱四年餘放此且見小白不稱公子

奉公子糾來奔

史記襄公次弟糾奔魯其母魯女也次弟小白奔莒其母衛女也按此知公子糾魯出也故來奔而魯納之魯女班當在衛女上則子以母貴而次又居長見糾應立可補傳文之闕陳氏曰奔非其罪雖接我亦不書杜氏不書皆非卿也說非是經書公子不必皆卿

九年齊無君也

孔氏曰齊大夫來盟于蔇直是子糾之黨來迎子糾小白之黨猶自向莒迎小白也若其舉國同心共推子糾來迎即宜付之不須以盟要之今既與盟而興師送糾是各自有黨須伐乃得入也昭十三年傳稱桓公有國高以為內主則國子高子是小白之黨也陳氏曰傳言大夫不序有非必貶之者

桓公自莒先入

晉叔向論桓公所以得國者見昭十三年傳史記小白自

少好善大夫高傒及雍林人殺無知議立君高國先陰召小白於莒及魯發兵送子糾至齊則小白已入亦有國高内應故得先入立孔氏曰彼迎小白既早公送子糾又遲公伐齊納子糾始行即書小白入齊得告乃書故至齊之時出小白之後也吳先生曰小白之立蓋齊國公議為社稷計也

傳乘而歸

陳氏曰傳見公在不書

鮑叔帥師

陳氏曰傳見鮑叔書人今按鮑叔非卿齊殺子糾亦不得蔽罪一人

公從之

管子小匡篇曰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牙為宰鮑叔辭曰君有加惠於臣使臣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必若治國家則非臣之能也其唯管夷吾乎公曰管夷吾親射寡人中鉤殆於死今乃用之可乎鮑叔曰彼為其君勤也君若宥而反之其為君猶是也公乃使鮑叔行成管仲至於堂阜之上鮑叔祓而浴之三桓公親迎於郊遂與歸禮之於廟三酌而問為政焉外傳齊語桓公問曰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為高位田狩畢弋不聽國政

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優笑在前賢材在後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之不埽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為此若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仲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為士工之子恒為工商之子恒為商農之子恒為農其秀民之能為士者必足賴也桓公曰定人之居若何管仲對曰制國以為二十一鄉桓公曰善於是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帥五鄉焉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仲對曰未可國未安桓公曰安國若何管子對曰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作內政而寄軍令焉桓公曰善於是制國五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焉

以為軍令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為連故二百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千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軍五鄉之帥帥之是故卒伍整於旅軍旅整於郊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災禍共之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彊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令按晉文公作三軍三行傳備載之桓公管仲内政之法頗缺弗錄故附見於此

十年齊師伐我 陳氏曰不書來伐義重書敗 **齊師敗績** 傳序長勺之戰甚詳經書敗者變文也杜氏膠於傳例未陳之說乃曰列成而不得用穿鑿甚矣詳見後 **齊師乃還** 按檀弓記乘丘亦戰也義與長勺同說見屬辭 **以蔡侯獻舞歸** 杜氏以蔡季獻舞為一人何氏桓十七年公羊傳注曰蔡侯封人無子季次當立封人欲立獻舞而疾害季李辟之陳封人死歸反奔喪卒無怨心以為

二人也然杜氏不從者史記蔡世家但言桓侯卒弟哀侯獻舞立獻舞為桓侯弟則季為獻舞字何氏之說他不見於史傳故左氏先儒俱不敢

譚無禮也此譚無禮亦杞不敬之類齊桓欲圖伯恐諸侯不從故滅小國以示威

十一年敵未陳曰敗某師葉氏曰經書公敗某師于某此內勝外之辭也傳妄以未陳為義且經書某敗某師于某無有一書戰者豈皆未陳而敗之乎今按凡例蓋魯史舊法故左氏於敗某師皆求未陳而詐敵之事以實之春秋有實戰而不書戰者有敗績而不書敗績者左氏皆不能發義而於未陳書敗執之甚堅豈非有所據而然乎

公使弔焉陳氏曰傳言外災所以得書

齊侯來逆共姬陳氏曰凡諸侯親迎合禮不書

南宮長萬陳氏曰傳見南宮萬不書氏今按傳中如南宮敬叔及東門遂及南郭鉏皆時人因所居稱之非其氏又傳言南宮長而注不言長是何

義周官州長中大夫一人萬反國即爲卿則此長應是州長杜氏謂萬氏南宮陳氏因之非也賈氏以爲未賜族者得之

吾弗敬子矣病之 檀弓云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爲右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御與車右皆死之孔氏曰記言車右與此不同必如記言則是魯師敗績經安得稱公敗宋師于乘丘傳記不同固當記文妄耳陳先生曰記不過言公車敗績而已易車之後因二士死敵遂大敗宋師乃與春秋傳互相發明戰幾敗復勝如韓原之戰幾獲秦伯呂布之卒幾獲曹操者多矣况此不過公車馬驚敗覆乎今按經有不悉書傳或不能備不可以檀弓所載與經傳不合即云記妄也檀弓又言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是兩敗也而傳不載亦謂記者妄可哉

十二年蒙澤 楚弑其君虔于乾谿書地此弑閔公于蒙澤不書地者爲連書及其大夫省文雖無異義謂史有詳略亦非 **又殺之** 陳氏曰殺督不書嫶死節 **公子御說奔亳** 陳氏曰公子奔不出

竟亦不書今按此史例**蕭叔大心**叔蕭大夫字大心其名也傳蕭稱之孔氏曰以此年有功宋人以蕭邑別封其人為附庸今按昭十一年傳申無宇曰宋蕭亳實殺子游時蕭實宋邑莊二十三年蕭叔無爵而稱朝知是附庸國也**殺子游于宋**陳氏曰凡討亂不書**宋人皆醢之**殺萬不書以出奔為義蔽罪於陳**十三年以平宋亂**齊桓威信未著故假平亂之名合諸侯大夫使受伯令**滅遂而戍之**事與滅譚同欲國安知世有伯主之興傳見齊桓急于合諸侯而不務德**宋人背北杏之會**於伯令必有未安者**十四年諸侯伐宋**經文已序則傳皆稱諸侯經總稱諸侯則傳為序列意與日月互見同**齊請師于周**陳氏曰傳見齊初伯稟命天子今按齊桓始伯諸侯未遽服從必假王命而後定傳見人心不忽戴周**單伯會之**凡王人以內辭書之二傳不知史法誤以單伯為魯

大夫故元年送王姬改送為逆胡氏承其誤遂使桓公請命天子之意不彰呂大圭氏曰單伯周之世族周有單襄公單靖公單簡公諸侯大夫無稱伯者如毛伯凡伯召伯皆王朝卿士蓋周有單姓魯無單姓經傳固可攷也

而納厲公 殺鄭子不書者魯人終始君突自鄭忽復歸後鄭歷二君皆不通於魯故鄭伯入國經不書說見屬辭胡氏曰杜氏稱四年子儀稱伯會諸侯非也子儀雖乘間得立其為君微矣豈敢輕去國都與諸侯會乎故知遇垂者乃厲公也

楚入蔡 蔡哀侯在楚而蔡人會于北杏此荊所以入蔡也傳乃以為由息嬀故失在采輯未備舉其細遺其大後人因此併其可據者一切疑之則又過矣

十五年齊始伯也 單伯既歸京師桓公始自以其伯主之禮長諸侯故再會于鄄而傳曰始伯張氏曰傳言始伯指諸侯始定而言然魯未信從衛鄭復叛蓋諸侯之心猶未一也

十六年鄭伯自櫟入 說見

十四年 緩告于楚 傳見鄭嘗附楚 殺公子閼 入國不書則殺不附已者亦不足議 公父定叔出奔衛 義同上 以一軍為晉侯 陳氏曰天子變置諸侯皆不書義見詩無衣傳書王命自此益少 周公忌父出奔虢 陳氏曰於周公忌父見凡奔者復之則不書說在文十一年 惠王立而復之 經書莊桓王後王人救衛王姬歸于齊則莊王也單伯會伐宋會諸侯于鄄命曲沃伯為晉侯則僖王也虢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以後皆惠王事杜氏云王室微弱不能自通于諸侯非也其莊僖不書崩葬與文十四年頃王不書崩葬皆夫子削之以明義說見屬辭 十七年鄭不朝也 前年十二月鄭方同盟改歲又使大夫如齊無遽責不朝之理益鄭人於伯主新令有難盡從者如子產爭承之類故齊人執之 十八年實惠后 陳氏曰為王子

帶傳起諱之也啖氏曰書追明已去而追直言事實有何諱乎十九年庚申卒陳氏曰傳見楚卒猶未見於經至文元年弒君始書之令按當齊桓始伯楚人於魯好命不通赴弔之禮未行二十一年胥命于弭陳氏曰傳見桓三年齊衛特書鄭伯將王自圉門入陳氏曰傳著鄭虢克復則予頹不書立惠王不書出見經於襄王書出於子朝書立於王猛敬王書入不復諱之矣及五大夫陳氏曰凡篡立雖王子殺之不書闕西辟樂備服虔氏曰西辟西偏也王巡虢守陳氏曰王狩不書見僖二十八年特書令按惠襄巡狩非省方之比令不及諸侯始惡於王孔氏曰鄭伯謂厲公子文公也二十二年陳人殺其太子御寇陳氏曰杜稱太子以實言非是蓋經改正之若殺太子當稱陳侯成子得政傳於此見陳氏

之始朱子曰陳敬仲畢萬季友占筮皆其子孫假託如後世符命之類

二十三年君舉必書傳於此見策書之體譖富子而去之陳氏曰為殺太子申生起傳後見二十四年二十五年

二十五年嘉之故不名唉氏曰聘者常事有何可嘉穀梁云天子命大夫是也陳氏曰自入春秋非姻鄰之國不交聘於是有伯諸夏自相為好故曰始

非常也孔氏曰長歷推此辛未為七月之朔不應置閏而置閏誤使七月為六月也按二十四年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從彼推之則六月辛未朔非有差錯杜云置閏失所者以二十四年八月以前誤置一閏非是八月以來始錯也今按大衍歷是年正月甲戌小戊戌冬至五月壬申大庚子穀雨六月壬寅小庚午小滿經五月癸丑在此月閏月辛未日食長歷癸丑五月十二日大衍歷與長歷所推每差一月至考經書六月朔日食為置閏失所則同學者不適歷

法縣言傳妄且謂春秋用夏正可乎

伐鼓于朝

孔氏曰古之歷書亡矣漢興以來草創其術三統以為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而日月交會近世為歷者皆以為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日一食是日食者歷之常也正陽之月陽氣尤盛於此尤盛之月而為弱陰所侵故尤忌之孫氏曰按周禮夏官凡救日皆鼓劉氏曰日有食之變之大者人君當恐懼修省以答天意豈可非正陽之月則安而視之春秋所以書者譏其不鼓于朝乃鼓于社又用牲耳

二十六年大司空

傳見晉變周制僭王官孔氏曰言大司空明任以卿也直言司空者是大夫即司空亞旅皆受一命之服是也晉自文公以後卿以軍將為名司空非復卿官故文二年司空士穀非卿也成十八年傳曰右行辛為司空使修士蔿之法雖則非卿其職掌同

二十七年出曰來歸

言凡諸侯之女傳見列國史例父母不在而假歸寧之禮以來者亦以歸寧之

例書之也無文以見義非謂當來趙氏陳氏駁之皆過

賜齊侯命 陳氏曰外錫命不書今按外錫命不告

二十八年齊侯伐衛 陳氏曰傳見齊侯稱人例在隱十年

楚令尹子元 陳氏曰子元不書人楚未有大夫也今按中國有伯則楚君大夫將皆稱人經變文也

都曰城 陳氏曰大夫不敢祖諸侯都城無宗廟之制今不取今按春秋書城多矣豈皆有宗廟杜氏欲通之於周禮尤非左氏惟不見周官故妄發此例爾

二十九年新作延廄 趙氏曰若新作但當云作延廄不當云新也馬雖出入有時廄何妨農隙脩之

無曰侵 陸氏曰按齊侯侵蔡晉侯侵楚之類皆用大帥而總數國若無鐘鼓何以行師又伐師亦有稱伐者豈是能有鐘鼓乎今按侵伐異事如陸氏釋侵曰但行殺掠胡氏則曰潛師掠境又安用鐘鼓為哉外傳晉語趙宣子曰伐備鐘鼓聲其罪也襲侵無聲為蹩事也傳例

益本此但左氏語意未備耳

不為災不書 傳不知春秋有記異之法啖氏曰蜚非為災之物春秋記異多矣何必為災乃書孫氏曰春秋災異悉書不必皆為災也鸜鵒豈為災乎春秋何以記其來巢也

日至而畢 此成周遺制也周室盛時諸侯無備禦攻伐及門觀踰制之事史記土功但見時與不時而已春秋之世或備難興工或改作踰制時與不時豈足復議而左氏但以舊例釋之故説者得議其非 三

十年歸于京師 陳氏曰執不書義同芮伯傳見僖二十八年晉執衛侯成十五年晉執曹伯所以書歸京師令按天子執大夫不告不入例

以紓國家之難 陳氏曰傳見楚所以彊 三

十二年為管仲也 范氏曰小穀魯邑孫氏曰曲阜西北有小穀城高氏曰昭十一年傳申無宇曰齊桓公城穀而置管仲焉此齊穀也非魯之小穀且公雖感齊侯豈為管仲城邑乎蓋齊自有穀如文十

七年公及齊侯盟于穀宣十四年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此齊穀也**于黨氏**傳言諱不書殺**成季奔陳**陳氏曰奔非其罪雖吾公子為命大夫亦不書

閔公

元年亂故也劉氏曰去年十月子般卒則閔公立至今已三月亂亦定矣言亂不得成禮非也且必若所云何以能朝廟乎**齊人救邢**陳氏曰傳言齊桓救邢之緩**請復季友也**落姑之盟雖曰請復季友若出公意然是時閔公八歲爾哀姜慶父專國豈欲季友之歸者故陳氏以為國人為之臨川吳氏因謂必魯之世臣有不當權而忠於國如衛石碏者深謀秘計告於伯主請復季友故桓公以伯令召閔公至齊地而與之盟使若復季友之意出於齊季友以伯主之重則慶父不敢去之矣此說深得當時事

情但哀姜慶父事與州吁石厚不同季友既出奔豈有如石碏者能自安于內以經傳推之時陳方為齊所厚且與魯交好季友又嘗一再如陳其出奔陳益有所託然則落姑之盟亦季友援陳人以請於齊桓耳

公次于郎以待之陳氏曰凡次不書杜說非是嘉之也陳氏曰於是特書字義同蔡季

齊仲孫湫來省難陳氏曰傳見仲孫湫不名亦嘉之也陳氏曰傳釋大夫恒書名於是特書族吳先生曰書氏而不名者魯人以兩臣之禮接而不以見君也

魯可取乎魯大國非譚遂之比雖內亂猶有人焉桓公方以救邢為功豈遽翦取魯之意葉氏曰魯可取以下乃後世附益之辭其說是也

晉侯作二軍陳氏曰外改制不書令按外改制不告

以滅耿滅霍滅魏陳氏曰晉滅三國不書春秋之初楚滅國略不書於齊桓公特書之令按晉滅三國在西楚滅諸小國在

南告命皆未通於魯不可為例說已見前必復其始陳氏曰傳起趙魏事二年公不禁公即位年八歲豈知禁其傅者傳疏如此成季以僖公適邾傳見季友僖公出奔不書乃縊陳氏曰慶父不書刺義同宋萬今按春秋録內與録外異當從杜氏不書卒者罪重於叔牙不以卿禮成喪也遂以命之傳起季氏事遂滅衛不書戰故不書君滅皆以書入為義以廬于曹陳氏曰戴公不成君例不書孔氏曰此年之末文公在位計戴公為君不過十數日耳言立一年卒者滅而復興不是嗣位故成喪為謚文公繼世而立明年始為元年故戴公雖復曰少亦稱一年年表亦以此年為戴公元年今定本云以其年卒今按定本近是近代本作立其年卒亦未安以戍曹戍不書說在桓六年重錦三十兩陳氏曰傳言經所以不書滅高克奔陳陳氏曰不書克以棄師為

義乃事之而屬僖公焉黃先生曰事如孟子事之以皮幣之事後言敬嬴嬖而私事襄仲義亦與此同

春秋左氏傳補註卷二

春秋左氏傳補註卷三

元 趙汸 撰

僖公

元年公出故也劉氏曰去年八月閔公遭弑僖公自邾入為君不應猶以出奔之故不得行即位禮諱國惡禮也傳不知經有筆削故推史例以釋之諸侯救邢陳氏曰經文已序則傳皆稱諸侯邢人潰陳氏曰傳言經不書潰具邢器用而遷之傳見以自遷為文說見成十五年謀救鄭也經言會傳言盟傳誤自同盟于幽至此九年使齊侯合五國為盟亦無不書於女子嘉獲之也陳氏曰傳釋凡獲非卿不書於之義是特書莒拏今按此亦史例

從人者也劉侍讀曰哀姜與乎亂殺二子幾亡國齊桓公討而誅之此伯者所以行乎諸侯之義也魯以臣子不得討而齊以伯主得舉法

二年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遷國不當言封蓋承用俗語故二傳有專封之說

不書所會後也此穀梁離至不序之例左氏不達妄謂後期說者疑之且謂楚丘非衛邑

晉里克荀息帥師陳氏曰傳言里克荀息見滅稱師他放此今按征伐不在大夫不得有二義侵伐入滅稱人亦不當異旨說在屬辭

賄故也虞以天子上公封國序晉上公羊傳亦謂使虞首惡皆非

三年蔡人嫁之歸蔡姬當時適有是事或者假此為名欲出楚人不意左氏惟記所聞故未盡說已見隱元年及後傳二十三年

四年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陳氏曰傳見伯主徵師諸侯皆不書以後放此

西至于河杜氏釋例曰海

自遼西北平漁陽章武渤海樂陵樂安北海東萊城陽東海廣陵吳郡會稽十四郡之東界以東河出西平西南二千里從西平東北經金城故北地朔方五原至故雲中南經平陽河東之西界東經河東河内之南界東北經汲郡頓丘陽平平原樂陵之東南入海孔氏曰杜之此言據當時之河耳禹貢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洚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案驗其地自大伾以上河道不改大伾以下即是汲郡以東河水東流秦漢以來始然也古之河道自大伾而北過洚水故迹不可復知其大陸則趙地之廣澤也大陸以北播為九河九河故道河間成平以南平原鬲縣以北其九河者徒駭一太史二馬頰三覆釜四胡蘇五簡六絜七鈎盤八鬲津九徒駭最西以次而東故鄭註禹貢河間弓高縣往往有其處中候云齊桓伯遏八流以自廣計桓公之時齊之西境當在九河之最西徒駭

益是齊之西界其東至于海當盡樂安北海之東界也 寡人是問 史記周紀昭王南巡狩不返卒於江上其卒不赴告諱之也帝王世紀昭王德衰南征濟于漢楚人惡之以膠船進中流膠液船解王及祭公皆沒于水中崩令按外傳云桓公南征伐楚濟汝踰方城望汝山使貢絲于周而反荊州與傳不合其終篇亦大夸故不取 楚子使屈完如師 陳氏曰傳見不言使 五年日南至 孔氏曰冬至者十一月之中氣中氣者月半之氣也月朔而已得中氣是必前月閏閏前之月則中氣在晦閏後之月則中氣在朔閏者聚殘餘分之月其月無中氣半屬前月半屬後月是去年閏十二月十六日已得此年正月朔大雪節故此正月朔得冬至也而杜長歷僖元年閏十一月此年閏十二月又閏之相去歷家大率三十二月耳杜於此閏相去凡五十月不與歷數同者杜推勘春秋日月上下置閏或稀或概自準春秋時法故不與常

歷同今按傳於此年記正月日至與雜記孟獻子之言合後昭十七年記大史與梓慎言之二十一年記梓慎之言二十四年記昭子之言皆見周人改月改時致分至啓閉不合天正春秋之末距傳成僅數十年正朔未改不容有誤近世異議皆過

必書雲物孔氏曰周禮保章氏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鄭衆云以二至二分觀雲色青為蟲白為喪赤為兵荒黑為水黃為豐衆之此言蓋出占候之書計雲氣之占不啻盡此而已

晉侯使以殺大子申生之故來告傳見策書從赴告例後凡言來告傚此陳氏曰傳釋申生死在去年冬經書在春他放此

公孫茲如牟娶焉趙伯循曰大夫越境而娶非禮經文不應無譏今按趙氏於此亦疑傳妄不知大夫娶妻法不得書史無文以見譏杜氏謂因聘而娶亦非辨見屬辭

會王大子鄭陳氏曰傳見鄭不書名

楚鬭穀於

苑陳氏曰傳見闕穀於苑書人虞不臘矣孔氏曰月令孟冬臘門閭及先祖五祀臘之見於傳記者唯月令與此二文而已周時臘與大蜡各為一祭秦漢改曰臘不蜡而為臘矣今按漢蔡邕月令章句夏曰嘉平商曰清祀周曰大蜡總謂之臘史記秦惠文王初臘正義云始效中國為之亦明臘不自秦始或疑傳作於秦誤矣晉侯圍上陽陳氏曰傳見晉侯書人其九月十月之交乎傳見三正通於民俗後見襄三十年絳縣人丙子朔傳見赴告策書惟用周正與童誤異虢公醜奔京師虢公天子三公京師朝廷所在不可言奔傳不知此義且言易也林少穎曰不云滅而但云晉人執虞公者聖人不忍周衰諸侯再取其地故不斥言而微文以見意見晉人執天子三公不道之甚矣詳見屬辭六年鄭所以不時城也劉氏曰齊桓會諸侯于首止鄭伯逃

楚子圍許以救鄭歸不為無辭豈强取新城然後進其罪哉今按伐鄭書圍邑陳傳得之陳氏曰凡救不悉書傳曰楚子見楚君書人

楚子從之陳氏曰傳著無救許之實今按微子啟之事益進伯設辭以動楚君欲其全許耳劉侍讀併疑許事為妄誤矣許君內不敢恃諸侯之救外不敢深其怨于楚故乘其退師自屈以下楚亦當時小國求全之慮觀蔡人一會北杏而荊入蔡江黃一盟于貫而楚滅江黃桓公非惟不能救蔡而亦不能救江黃其謂許不楚是事可乎

七年鄭殺申侯以說于齊張氏曰申侯出自楚專利不厭至是鄭用陳轅濤塗之譖殺之

官受方物受所命當貢伯主之物是盟雖曰謀鄭實則以命朝聘之數職官各以方物歲時貢獻使太子華臨之聽命為聘伯主之始杜云當貢天子之物若楚包茅之類諸侯久已不修至是齊桓倡義始職貢不乏焉晉悼邢丘之會蓋倣此為之

鄭必受盟呂氏曰此一事見桓公服人有三代氣象惜其急於功利不終於德桓公自小其規模爾子華由是得罪於鄭陳氏曰傳起鄭殺子華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陳氏曰為二十四年王出居鄭傳後見十一年十二年二十二年八年則弗致也孔氏曰檀弓曰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知周法不殯於廟而此傳及襄四年皆云不殯于廟知其將葬之時不以殯過廟耳殯過廟者將葬之時從殯宮出告廟乃葬非是殯尸於廟中也據哀姜以元年十二月喪至二年五月始葬明至則殯於寢也既殯於寢自然葬當朝廟今接哀姜與弒出奔齊桓以伯令取而殺之諸侯莫不聞雖薨葬皆書于策其赴同祔姑一時必不得備禮如已祔亦不當歷八年不致杜氏膠於隱三年傳例故說者得以議之當知哀姜與他夫人不同是以緩陳氏曰傳釋王崩在七年經書在八年葉氏曰秘不發喪

在前世或有之然不過數日之閒惠王果以七年崩豈有經一年而子帶不知者以經考之諸侯爲襄王謀巳見首止洮但尋盟而巳傳言襄王定位而後發喪則諸侯巳知惠王之崩何爲更待十二月以告乎今按傳言襄王定位而後發喪蓋爲下緩告喪張本非謂盟洮後即發喪也又曰難故也是以緩豈盟洮之後子帶之難猶未靖故大行人詔相諸侯之禮久未克舉乎傳序此事大略他無可考證當闕疑

九年故曰子 陳氏曰傳見春秋之初未葬猶有稱子者

公侯曰子 趙伯循曰按王猛在喪不曰小童子男在喪亦當稱子陳氏曰按書康王初嗣位稱予末小子誥諸侯稱予一人剏禮無稱小童者

王使宰孔 凡王朝公卿大夫史皆不名傳每詳之

使孔賜伯舅胙 葉氏曰按是時襄王初立以月計之惠王猶未葬不得有事於宗廟何賜胙之有且脤膰之禮以親兄弟之國或小白特賜亦疑在終喪之後而誤記于

此**下拜登受**孔氏曰覲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諸公奉篋服加命書于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大史氏右侯氏升西面立大史述命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彼侯氏降階再拜是此下拜也升成拜是此登受**言歸于好**傳記盟辭即述子所述之末句其五禁之辭傳不能舉則二伯之事闕漏多矣**宰孔先歸**陳氏曰傳言宰孔不與盟**晉侯乃還**陳氏曰傳言齊桓之伯晉獨不至**未葬也**陳氏曰傳於武氏子毛伯不稱使晉奚齊不稱君皆曰未葬明未葬不成君天子與諸侯同程氏曰未葬之說即公羊未踰年之意然既承重則固一國之君矣若曰殺其君之子不同弒君則是殺嗣君於未葬之時罪可滅等難以為訓令按齊舍未葬見弒稱君此策書之恒辭也奚齊未葬稱君之子乃經之特筆說在屬辭**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陳氏曰凡納所宜納不書**是吾**

利也外傳晉語既殺奚齊卓子里克及丕鄭使屠岸夷告公子重耳於狄曰國亂民擾得國在亂治民在擾子盍入乎吾請為子鉥重耳告舅犯曰里克欲納我舅犯曰不可夫堅樹在始始不固本終必槁落不哀喪而求國難因亂以入殆以喪得國何以導民重耳曰非喪誰代非亂誰納我舅犯曰偃也聞之大喪大亂之剡也父母死為大喪讒在兄弟為大亂今適當之是故難公子重耳出見使者曰子惠顧亡人重耳父生不得供灑掃之臣死又不敢涖喪以重其罪且辱大夫敢辭夫固國者在親衆而善鄰在因民而順之苟衆所利鄰國所立大夫其從之呂甥及郤稱亦使蒲城午告公子夷吾于梁曰子厚賂秦人以求入吾主子公子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許諾呂甥出告大夫曰盍請君于秦乎大夫許諾乃使梁由靡告于秦穆公曰天禍晉國讒言繁興延及寡君使紹續昆裔隱悼播越託在草莽未有所依又重之以寡君之不祿喪亂並臻以君之靈鬼神

降衷罪人克服其辜羣臣莫敢寧處將待君命君若惠顧社稷不忘先君之好辱收其逋遷竊肖而建立之以主其祭祀且鎮撫其國家及人民雖四鄰諸侯聞之也其誰不儆懼於君之威而欣喜於君之德秦穆公許諾反使者乃使使公子縶弔公子重耳于狄曰寡君使縶弔公子之憂又重之以喪寡人聞之得國常於喪失國常於喪時不可失喪不可久公子其圖之重耳告舅犯舅犯曰不可亡人無親信仁以為親是故置之者不殆父死在堂而求利人孰仁我人實有之我以徼倖人孰信我不仁不信將何以長利公子重耳出見使者曰君惠弔亡臣又重有命重耳身亡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位又何敢有他志以辱君義再拜不稽首而哭退而不私公子縶退弔公子夷吾于梁如弔公子重耳之命公子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起而不哭退而私於公子縶曰中大夫里克與我矣吾命以汾陽之田百萬丕鄭與我矣吾命之以負葵之田七十萬君苟輔我蔑天命矣

君實有郡縣且入河外列城五豈謂君無有亦為君之東游津梁之上無有急難也亾人之所懷挾嬰瓖以望君之塵垢者黃金四十鎰白玉之珩六雙不敢當公子請納之左右公子縶反致命穆公穆公曰吾與公子重耳重耳仁再拜不稽首不沒為後也起而哭愛其父孝也退而不私不沒於利也公子縶曰君之言過矣君若求置晉君而載之置仁不亦可乎君若求置晉君以成名於天下則不如置不仁以滑其中且可以進退是故先置公子夷吾為惠公今按里克志在重耳夷吾得國不以正秦穆公貪賄而無遠略重耳克讓舅犯有謀其事皆見于外傳與大學檀弓所載舅犯重耳之言相表裏可補傳文之闕

十年蘇子無信也

程氏曰叛王即狄豈特無信

蘇子奔衛

孔氏曰尚書立政云司冠蘇公成十一年傳曰昔周克商蘇忿生以溫為司冠以此知蘇子司冠蘇公之後也國名為蘇所都之邑名為溫故溫蘇遞見於經是得兩稱

故也晉侯殺里克以說穀梁傳曰里克所為弒者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乎故殺之令按夷吾殺里克左氏録其迹穀梁得其情蔑不濟矣為秦納重耳起本及七輿大夫孔氏曰每車一大夫主之皆里丕之黨也陳氏曰傳見殺賊者自祁舉以下不書他放此令按此史例也十一年晉侯使以丕鄭之亂來告傳見書國殺大夫從告盖於赴告之文有考自陽處父以下每求其罪以實之則猶未達策書之情陳氏曰傳見殺丕鄭雖卻芮之意晉侯以告所以書國討亦非也春秋諸侯大夫家有藏甲黨與盤據雖其君所欲殺亦必假乎強家以去之與兩下相殺不同後放此十二年懼狄難也陳氏曰終二年城楚丘傳楚滅黃穀梁傳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

伐江滅黄桓公不能救令按穀梁所記管仲語極切事情亦可見桓公於仲猶有未盡其謀者但言管仲死與左傳不合蓋傳聞失真史記秦穆公虜晉惠公之歲管仲隰朋皆卒

十三年聘于周 聘周說見後三十年

齊仲孫湫致之 陳氏曰雖戍京師不書

晉荐饑 陳氏曰外饑不書令按外饑不告

汎舟之役 陳氏曰為十五年韓之戰起

十四年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 陳氏曰傳言經不言杞義同二年

有闕也 趙伯循曰此稱諸侯即上會鹹之諸侯前目後凡爾左傳謂不書其人有闕亦誤令按前年夏諸侯會于鹹謀杞戍周令此城緣陵遷杞桓德雖衰亦不可與晉靈失伯不序諸侯例論左氏曰有闕穀梁曰散辭陳氏又從而祖述之皆大過蓋諸侯既會而歸改歲各使其大夫城緣陵故總稱諸侯通前役為一事與城楚丘異文者彼蓋微者之事耳

鄫季姬來

寧傳見季姬歸鄫來寧皆不書學者不知筆削之旨更以傳為妄十五年秦獲晉侯以歸國君生曰獲死曰滅言獲則不言以歸策書謹嚴從可知也傳言獲又言以歸起下事也姪其從姑周語我皇妣大姜之姪逄公註昆弟之子男女皆曰姪晉侯歸國君言獲則得歸不足志與內言戰不書公至十六年隕星也胡氏曰按莊七年已書星隕如雨聖人所書各同亦史法也以其實豈以星隕而言石隕乎今按經言隕石而不言隕星猶言日有食之不言食之者皆闕於所不見解者當言其實不可謂非星隕也齊伐厲不書上年救徐而還凡救不悉書伯者救中國必足以示名義而後書齊桓親帥諸侯次于匡不能使楚毋病徐則雖比年為徐出師無足議者後放此諸救例說見屬辭陳氏曰為僖三十三年晉敗狄傳因晉敗也齊徵諸侯而戍

周陳氏曰不書義同十三年鄭殺子華陳氏曰傳見討姦父之罪雖殺世子不書不果城而還陳氏曰傳見齊侯之怠十七年以報妻林之役也齊比年伐厲又伐英氏皆以徐故不能服楚而唯伐其與國之微者伯業衰矣妾為宦女焉陳氏曰為晉懷公起傳師滅項傳見不言師杜云公在會別遣師滅項不言師諱之劉炫規之云既不諱滅何以諱師是也然劉以謂將卑師少稱人不可自言魯人故不稱師亦非將卑師少豈能滅國故傳例曰用大師焉曰滅下年書師救齊則將卑師衆自合稱師也此不稱師師實經變文說在屬辭會齊侯于卞張氏曰此管仲既亡齊桓志荒之政以薦羞於公孔氏曰周禮掌食之官有內饔外饔此人為饔官名巫而字易牙也五公子皆求立傳見齊桓內寵無制貴賤不明致諸子爭立相篡奪禍延數世孝公

奔宋陳氏曰傳言孝公以父命故出入皆不書十八年齊人殺無虧陳氏曰無虧未成君例不書鄭伯始朝于楚二十二年又記鄭伯如楚夫人羋氏見鄭故昏于楚於是又納二女二十七年見楚昏于衛明中國無伯則諸侯皆聽命于楚矣圍菟圃陳氏曰傳見自此伐國不言圍邑二十六年圍緡之後皆不書矣十九年宋人執滕宣公傳見滕子謚諸崩卒於經無所明而獨舉謚者放此不相為用孔氏曰爾雅釋畜牛馬羊犬豕雞謂之六畜周禮校人春祭馬祖鄭玄云馬祖天駟也六畜之言先祖者唯此一文而已以外牛羊之等其祖不知為何神也沈氏云春秋說天苑主牛又有天雞天狗天豕以馬祖類之此等各有其祖師興而雨寗莊子設辭以興師傳見諸侯無伯擅相侵伐討不服也夏盟曹南曹國之南也曹伯使其大夫與盟而不親會宋公此

謂之不服杜氏謂曹南為曹國不服由不致饑皆非自取之也書梁亡非由赴告故不書其主與書王室亂同傳義非二十年凡啓塞從時釋例曰魯城南面三門隱公元年開一門故今南有四門僖公意更繕治高大稷門非啓塞之義而以日至之後興功故經書春傳曰書不時言失土功之時也啓塞之事猶得從宜而修之令按隱元年新作南門以非公命不書傳公修泮宮新宮災大室屋壞皆合修亦不書則門戶道橋有司之事應不登于策此蓋以踰制書鄭公子士洩堵寇傳見士洩書人於是衛方病邢為明年狄侵衛傳叛楚胡氏曰隨非楚之屬國也傳以為叛楚非矣自是以後隨卒屬楚楚鬬穀於菟陳氏曰傳見鬬穀於菟書人謂行多露張氏曰隨欲復漢東諸侯於中國左氏罪其不量力未若孟子師文王之論二十一年楚執宋

公以伐宋不書楚人為中國諱周禍也孔氏曰此註引昭二十三傳當云叔孫婼曰偏檢古本皆作豹字葢註後即寫誤二十二年禮也陳氏曰傳言經不書邾滅蔽罪於魯杜氏為魯私屬故略不書失之矣宋公伐鄭經叙諸侯傳每略之後放此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孔氏曰昭九年傳曰先王居檮杌于四裔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是此戎為允姓也彼註云瓜州今敦煌則陸渾是敦煌之地名遷之伊川復以陸渾為名故至今為陸渾縣十一年傳稱伊洛之戎同伐京師則伊洛先有戎矣而以今始遷戎為辛有言驗者葢今之遷戎始居被髮祭野之處爾王名之也傳見天王不能以義制恩齊侯為之請已失之富辰之言亦非也舜封象于有庳而使吏治其國未嘗畱之於帝都予帶志在名寇作亂與象一夫之事不同宥之列國斯可矣乃還之

京師以起後患謂之協其兄弟豈不謬哉公及邾師戰于升陘陳氏曰傳見不書公我師敗績傳見不書敗績弗可赦也已言天棄商久弗赦其罪門官殲焉孔氏曰周禮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諸侯之禮亾其官屬不可得而知此門官葢亦天子虎賁氏之類故在國則守門師行則在君左右近公故盡死也勞楚子于柯澤陳氏曰傳言楚子在師見書人二十三年楚成得臣陳氏曰傳見成得臣書人遂取焦夷陳氏曰外取邑不書例在桓十四年後放此城頓而還陳氏曰傳為二十五年納頓子張本杞夷也杞成公即五年伯姬以之來朝者既即位終身不敢朝魯故其卒也魯人降而稱子僖二十七年桓公來朝以公卑之稱子襄二十九年文公來盟以晉治杞田故

魯賤之稱子按晉女叔侯曰杞夏餘也而即東夷杞以國小貧陋簡禮從夷事或有之傳曰杞夷曰用夷禮與言杞不敬不共同皆魯人為之辭爾杜氏謂仲尼以文貶稱子陳氏誤從之蓋不知春秋有存策書大體之義

辟不敬也說在隱七年

衛文公不禮焉陳氏曰為二十八年晉伐衛傳

薄而觀之陳氏曰為侵曹傳呂氏曰桓文所以攘楚者必先破其黨與是故桓公攘楚必先有事於蔡文公攘楚必先有事於曹衛左氏不達其故於侵蔡則曰為蔡姬故於侵曹伐衛則曰為觀裸與塊故其病在推尋事由毛舉細故而二公攘夷安夏之烈皆晦而不章

公子賦河水陳氏曰賦詩始於此

二十四年不告入也此納所宜納不書之例若曰入國不告則何得獨告惠公卒殺懷公不告乃晉人諱之

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陳氏曰傳見自齊桓之伯諸侯特相會皆不書今按

滑會不告不入例且旌善人陳氏曰傳積文公還國善事鄭公子士洩堵俞

彌師師伐滑鄭伐滑不書二十年書入滑舉重而執二子傳見中國無伯則諸侯無

王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陳氏曰皆以王出為重故不書今按夷狄犯京

師獲大臣史皆不書為王室諱孔氏曰此原伯毛伯蓋是文王之子原毛之後世為王臣仍為伯爵或本封絶

滅食采畿内出奔宋陳氏曰終十六年殺子華傳宋及楚平陳氏曰傳見宣十五年特

書辟母弟之難也陳氏曰傳釋經不書王子帶二十五年同姓也故

名三傳皆同此說學者疑之謂滅異姓何獨無譏且虞虢同姓何以不名黃先生曰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

胙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既已封伯禽於魯又封其支子六人及至春秋時往往為人吞併今邢又為

衛所滅矣邢與魯同出自周公故書曰衛侯燬滅邢雖罪衛侯而實繫於魯也右師圍溫陳氏曰不書善晉侯也見昭二十三年圍郊特書王入于王城陳氏曰不書入亦善晉侯殺之于隰城陳氏曰殺王子帶不書義同子頹乃出其民傳見晉文以功取畿內地致王室益弱秦晉伐鄀陳氏曰為文五年秦入鄀傳楚令尹子玉陳氏曰傳見成得臣書人納頓子于頓陳氏曰書納不書出譏在納二十六年齊孝公伐我北鄙陳氏曰傳見齊孝公書人東門襄仲臧文仲使介不並書史例也文十八年各以事行非特書陳說非祝融與鬻熊孔氏曰自祝融至鬻熊司馬遷不能紀其世杜言十二世不知出何書故劉炫規杜云計其間有一千二百年十二世何以得近一千二百年乎或傳寫之誤自竄于夔孔氏

曰傳言熊摯有疾是以失楚明是適子有疾不得嗣位楚世家無其事不知熊摯是何君之適何時封夔鄭語孔晁註云熊繹玄孫曰熊摯有疾楚人廢之立其弟熊延熊摯自棄於夔子孫有功王命為夔子亦不知何所據也

又何祀焉 劉氏曰楚祖鬻熊夔祖熊摯是不得祀者也諸侯之祀無過其祖者魯祖周公不敢祀公劉衛祖康叔不敢祀后稷祝融猶后稷鬻熊猶公劉矣

楚成得臣鬭宜申 陳氏曰傳見楚成得臣書人

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 陳氏曰亦書人

凡師能左右之曰以 趙伯循曰齊桓晉文用諸侯師悉能左右之何不曰以凡不用我師而用彼師曰以也

楚申公叔侯戍之 陳氏曰傳言魯以齊附楚

二十七年杞不共也 說見二十三年

楚子及諸侯圍宋 陳氏曰傳見楚子書人令按楚君大夫稱人說見莊二十八年

新

昏於衛傳見曹衛皆已附楚讓於狐毛而佐之外傳晉語使狐偃為卿辭曰毛之智賢於臣其齒又長毛也不在位不敢聞命讓於欒枝先軫晉語公使趙衰為卿辭曰欒枝貞慎先軫有謀胥臣多聞皆可以為輔佐臣弗若也二十八年晉侯齊侯盟于斂盂陳氏曰傳見自齊桓之伯諸侯特相盟皆不書衛侯出居于襄牛諸侯出不踰境史不書亦未必告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陳氏曰傳見三國之君大夫但書師說在後傳楚成得臣書人今按陳氏以三國稱師為始伯之辭但經書齊序宋上非復宋君齊臣之敘蓋宋公不親陳齊國歸父未書大夫將不可別為義秦小子憖微史法惟師以國敘陳氏推襄八年傳大夫不書尊晉侯為例非經旨亦失傳意盬其腦孔氏曰盬之為啑未見正訓蓋相傳為然服虔云如俗語

相罵云嗟汝腦矣

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陳氏曰傳見陳蔡不書蔽罪於楚後見哀十年令按凡諸侯以兵屬夷狄皆不序後見宣十二年唐惠侯成二年蔡景公許靈公秦右大夫說昭八年宋戴惡襄十一年秦右大夫詹十二年庶長無地哀十年郳子郳子說又見宣十一年

子人九孔氏曰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傳稱子人來盟杜云子人即弟語也其後為子人氏七年傳子華云泄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令子人九必是語之後杜譜以九為雜人誤矣

獻楚俘于王陳氏曰獻于楚之捷于周皆不書令按外獻捷不告先儒以魯春秋為諸侯通史故陳氏踵其誤後若此者不復辨

用平禮也襄二十五年傳鄭子產曰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

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陳氏曰傳見叔武書衛子

王子虎盟諸侯于

王庭傳言王子虎實盟諸侯故翟泉言尋盟陳氏謂涖盟不書非傳意無有老幼說苑晉文公合諸侯而盟曰無以美妾疑妻無以聲樂妨政無以姦情害公無以貨利示下不知何所本也前驅射而殺之陳氏曰殺叔武不書非君意也且明德也此特筆也穀梁傳曰諱會天王也全天王之行也庶得經意左氏所記乃流俗傳聞之辭未必真修春秋時語先蔑將左行陳氏曰左行之名止此二十九年饋之芻米禮也孔氏曰聘禮卿饔餼五牢禾米與子男同具附庸執帛與公之孤同則饔餼亦五牢禾三十車米二十車薪芻倍禾則此饋之芻米芻六十車米二十車齊國歸父孔氏曰公孫固序在齊上者蓋為大司馬尊於歸父歸父雖執齊政不廢身非上卿如管仲之類猶文十七年陳公孫寧襄二十七年陳孔奐皆序在衛下杜云非上卿即此類也秦小子慭

孔氏曰經若貶稱人傳則言其名氏若傳無名氏則本是微人此經書蔡人而傳無名氏此是實蔡之微者秦是大國小子憖名見於傳而在蔡微者之後若宋向戌之後會也今按秦伯爵國其大夫自合班蔡國大夫下非為後至成二年秦右大夫說在宋華元陳公孫寧上乃楚人為之不可據以為例

且謀伐鄭也

孔氏曰晉侯受命鄭伯傅王踐土與盟二會咸在鄭無叛晉之狀而此會謀伐鄭者城濮戰前鄭復如楚雖以楚敗之後畏威來會晉侯以大義受之內實懷恨此會鄭人不至必有背晉之心故謀伐之也晉語城濮戰下稱文公誅觀狀以伐鄭反其陴鄭人以名寶行成公不許得叔詹將烹而舍之左氏無伐鄭之事今按下年傳載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則晉語所記伐鄭之事乃左氏所不取益其事與觀裸與塊同出于小說家而晉語又記叔詹諫鄭文公弗聽曰若不禮焉則請殺之事與晉侯伐鄭曰與我詹而師還相終始左氏亦無此

言盜雖不能悉辨其誣而猶有所不取也卿不書罪之也陳氏曰傳釋會盟恒稱君大夫於是特稱人內不書公罪晉初以大夫主盟會伯子男可也陳氏曰傳言卿猶無會公之禮而盟王子經所以甚貶之三十年晉人侵鄭陳氏曰不書舉重在圍使醫衍酖衛侯孔氏曰周禮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賊殺其親則正之鄭玄云正之者執而治其罪春秋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坐殺其弟叔武如鄭彼言則衛侯合死而云罪不及死者衛侯之心疑叔武爾前驅歂犬卜君意而殺之是則殺非公命也故不至死若然則衛侯無罪而往年衛侯與元咺訟衛侯不勝殺士榮則鍼莊子者用讒疑賢弟渝盟先期入是衛侯之罪也吾使爾為卿傳見雖得請於王非殺元咺及公子瑕則不得入經所以不書歸自京師晉侯秦伯圍鄭傳見晉侯秦伯書人秦軍

汜南 釋例土地名僖二十四年汜下云此南汜也周王出居于汜楚伐鄭師于汜襄城縣南汜城是也此年汜下云此東汜也秦軍汜南晉伐鄭師于汜滎陽中牟縣南汜澤是也

共具乏困 孔氏曰襄八年傳云一介行李杜云行李行人也昭十三年傳云行理之命杜云行理使人李理字異為註則同周語行李以節逆之賈逵云理吏也小行人也孔晁註國語其本亦作李字然則兩字通用

晉人許之 陳氏曰為宣四年鄭穆公卒傳

遂初聘于晉 周制諸侯於天子有見有貢而無聘問見則大行人朝覲以下六禮貢則六服所貢之物小行人令諸侯春入貢是也諸侯於天子言聘乃東遷禮失之辭由職貢俱廢而後以聘禮上問如邦交非成周之舊也自隱至僖天子遣使聘魯者六而魯始使人如京師傳言聘周於是始前此魯人安受王朝聘問而不遣一介如京師者先儒謂困王使之來厚其好貨而已益諸侯交聘王室古無其

事既職貢不歸則亦無名以往於是以聘禮行故傳言將聘於周遂初聘于晉也及按昭十三年傳叔向言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孔氏謂歲歲使於天子所以獻其貢賦修其職業其事是其名非循習失禮而為之辭雖叔向亦不能免也觀襄二十六年傳韓宣子聘于周辭曰晉士起將歸時事于宰旅王曰辭不失舊又周語簡王八年魯成公來朝使叔孫僑如先聘且告王孫說言其享覲之禮薄夫謂之時事謂之享覲之禮則諸侯於天子言聘非周制可知矣左氏能記其事而不能辨其是非故王制諸侯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遂蒙傳文之失與聘義但言諸侯交聘者異矣鄭氏因之以釋大行人時聘殷頫皆承誤踵訛非周官春秋之旨也黃文叔曰周官大行人諸侯朝天子之禮六天子聘問諸侯之禮六蓋無諸侯聘問天子之禮大宗伯曰聘曰問曰頫曰視皆下交於卑者之言非諸侯尊事天子之義故小行人曰朝覲宗遇會同君

之禮也存頫省聘問臣之禮也君之禮者諸侯朝覲天子也臣之禮者天子存問諸侯也鄭氏以時聘殷聘為諸侯聘問天子而不考大行人時聘殷頫問問歸脤賀慶致禬皆為天子使臣於諸侯之禮也其辨之亦明矣

三十一年使臧文仲往 趙伯循曰使臧文仲往不合不書且二十二年執曹伯不應四年方分其地令接上書公子遂如晉下又書公子遂如晉亦不應更使一卿如晉受田據傳言晉必親具共是晉大夫疆理曹田以分諸侯文仲至分田處受之非以使禮如晉故不書于策踐土後伯主有尋盟討貳之事經四年無足疑外傳記其事甚詳濟西田說者疑非曹地鄭樵氏曰魯之濟西北曹北比晉傳必有據爾

牛卜日曰牲 孔氏曰上云卜其牲日則牲之與日俱卜之也必當先卜牲而後卜日卜得吉日則改牛為牲然則牛雖卜吉未得稱牲牲是成用之名不可改名為牲更卜吉凶明知卜牛在卜日之前也此言

免牲是已得吉日牲既成矣成七年乃免牛是未得吉日牲未成也**上怠慢也**魯郊非常祀比傳義非**不郊亦無望可也**孔氏曰公羊傳曰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鄭玄以為望者祭山川之名諸侯之祭山川在其地則祭之非其地則不祭且魯竟不及於河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徐即魯地三望謂淮海岱也賈逵服虔以為三望分野之星國中山川今杜亦從之今按書舜典言望于山川不及星辰周禮典瑞言祀地旅四望次及祀日月星辰次及祀山川三祀皆不同玉不同時蓋星辰隨天運行不可與山川同望祭而山川之特祀者其禮殺又與方望不同也鄭玄以五岳四鎮四瀆釋四望蓋推經文言之公羊釋三望近之而未盡杜氏承賈服之誤以為分野之星國內山川皆不知有周禮蓋魯郊不敢盡同於天子視天子四望而缺其一為三望所缺者必對方一望以其遠絕故也若鄭氏以三望為竟內山川則又不

察魯郊之借而自失之耳

趙衰為卿

晉語公使原季為卿辭曰夫三德者偃之出也以德紀民其章大矣不可廢也註原季趙衰也三德謂勸文公納王以示臣義伐原以示信大蒐以示禮又曰狐毛卒趙衰代之辭曰城濮之役先且居之佐軍也善不可廢也且臣之倫箕鄭胥嬰先都在乃使先且居將上軍公曰趙衰三讓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廢讓是廢德也以趙衰之故蒐于清原作五軍使趙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嬰將新下軍先都佐之子犯卒蒲城伯請佐乃使趙衰佐上軍註蒲城伯先且居也今按傳言命趙衰為卿讓於欒枝先軫語云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是下軍將佐皆卿矣此晉六卿之始也傳云趙衰為卿語云將新上軍是上下新軍帥皆卿也晉於是有八卿

三十二年晉楚始通

陳氏曰傳見楚彊晉怠夷夏抑主齊盟之漸故曰始

將殯于曲沃

孔氏曰殯攢置西序亦是下棺於地故殯為窆棺晉武公

自曲沃而兼晉國曲沃有舊時宮廟故公卒而往殯焉禮諸侯五日而殯按經文以己卯卒庚辰是卒之明日即將殯者以曲沃路遠故早行耳

使出師於東門之外孔氏曰世族譜以百里孟明視為百里奚之子則姓百里名視字孟明也古人之言名字者皆先字後名而連言之其術丙必是名西乞白乙或字或氏不可明也

三十三年無禮必敗孔氏曰服虔云無禮謂過天子門不橐甲束兵而但免冑呂氏春秋說此事云師行過周王孫滿曰過天子之城宜橐甲束兵左右皆下以古有此禮

禮成而加之以敏孔氏曰聘禮賓至于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及聘事皆畢乃去賓遂行舍於郊公使卿贈如覲幣是來有郊勞去有贈賄也

子墨衰絰傳見晉子書人說在屬辭陳氏眂例書人非也失與侵入圍滅異義同

獲百里孟明視陳氏曰孟明書師泰未有大夫也故獲亦

不書

郤缺獲白狄子 陳氏曰傳見始書敗狄猶不書獲今按獲白狄史不書 楚師亦歸 陳氏曰傳言經所以不書是役 王殺子上 陳氏曰為明年商臣弑楚子起傳 葬僖公緩 劉氏曰杜氏欲讀緩以上為一句非也蓋欲遷僖公之薨在十一月則除喪在文二年十一月文納幣為十二月則與傳合以明僖公為十一月薨獨不顧作主非禮也之語無所繫令按如長歷則辛巳四月十五日癸巳二十七日而乙巳為十一月十二日大衍歷則辛巳癸巳皆在三月而乙巳為十二月十一日長歷自隱元年至文元年三十四閏大衍三十六閏蓋春秋周歷本差而後世追算又互有得失杜氏惟據長歷釋經遂以此年十二月所書四事皆為十一月亦固矣 作主非禮也 說在文二年 特祀於主 孔氏曰文二年公羊傳曰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鄭玄註禮用公羊之說以為虞已有主此傳稱祔而

作主者虞而作主禮本無文不可以公羊而疑左氏也又曲禮疏曰說公羊者朝葬日中則作虞主鄭君以二傳之文雖異其意則同皆是虞祭總了然後作主去虞實近故公羊上繫之虞謂之虞主又作主為祔所須故左氏據祔而言今按檀弓曰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雜記曰重既虞而埋之蓋虞為喪祭祔為吉祭喪祭用重吉祭用主重既虞則埋之者喪祭有終也將埋重必預作主何則雜記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最後虞皆用剛日卒哭祭他用剛日明日始祔神不可一日無所依也重與桑主不並立者神依於一也以此主之作猶是虞日故謂之虞主以吉祭自祔始故曰祔而作主士虞記曰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謚之謂練主為吉主者後常奉事于廟不復易也外傳周語襄王錫晉文公命晉侯設桑主布几筵韋昭註云自以子繼父用未逾年之禮也左氏不言虞練異主鄭氏通二傳為一已得之使有朝葬日中作虞主之禮則何氏必援以為

說是葢公羊學者妄言之耳

烝嘗禘於廟

趙伯循曰傳見前後經文惟有烝嘗禘三名以為祭名盡於此殊不知春秋所記祭祀惟記其失禮者於礿祠無失禮所以不記陳氏曰桓五年傳例亦止及烝嘗按魯頌曰春秋匪懈享祀不忒又曰秋而載嘗夏而楅衡則魯備四時之祭凡例非也朱子曰左氏烝嘗禘於廟與王制喪三年不祭者不合今按喪不貳事貳則忌哀必無釋喪服而衣祭服之理或是大臣攝行亦無文可據東遷禮失喪祭尤甚如襄公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傳言改服修官烝于曲沃皆是當時之事非必周制則然杜氏遂據以為諸侯卒哭以後時祭不廢之證非也

春秋左氏傳補註卷三

春秋左氏傳補註卷四

元 趙汸 撰

文公

元年内史叔服孔氏曰傳稱内史叔服内史於周禮為中大夫天子大夫例書字於是

閏三月非禮也孔氏曰僖五年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治歷者皆以彼為章首之歲漢書律歷志云文公元年距僖五年辛亥二十九歲是歲閏餘十三閏當在十一月後而在三月故傳曰非禮也志之所言閏當在此年十一月後令三月已即閏是嫌閏月大近前也杜以為僖三十年閏九月文二年閏正月故言於歷法當在僖公末年誤於令年置閏嫌置閏大近後也杜為長歷置閏疏數無復定準凡為歷者閏前之月中

氣在晦閏後之月中氣在朔僖五年正月朔旦冬至則四年當閏十二月也杜長歷僖元年閏十一月五年閏十二月與常歷不同者杜以襄二十七年再失閏司歷過昭二十年二月已丑日南至哀十二年十二月螽云火猶西流司歷過則春秋之世歷法錯失所置閏月或先或後不與常同杜惟勘經傳上下日月以為長歷若日月同者則數年不置閏月若日月不同須置閏月乃同者則未滿三十二月頻置閏所以異於常歷故釋例云春秋日有頻月而食者有曠年不食者理不得一一如算以守恒數故歷無有不失也據經傳微旨考日辰晦朔以相發明為經傳長歷未必得天蓋春秋當時之歷也

歸餘於終

孔氏曰歷之上元必以日月之全數為始於前更無餘分以此日為術之端首故言履端於始也朞之日三百六十有六日謂從冬至至冬至必滿此數乃周天也劉炫云一歲為十二月猶有十一日有餘未得周也分一周之日為十二月則每月

常三十日餘計月及日為一月則每月唯二十九日餘前朔後朔相去二十九日餘前氣後氣相去三十日餘每月參差氣漸不正但觀中氣所在以為此月之正取中氣以正月故言舉正於中也月朔之與月節每月剩一日有餘所有餘日歸之於終積成一月則置之為閏故言歸餘於終

事則不悖

孔氏曰閏後之月中氣在朔則斗柄月初已指所建之辰閏前之月中氣在晦則斗柄月末方指所建之辰故舉月之正在於中氣則斗柄常不失其所指之次如是乃得寒暑不失其常

先且居胥臣伐衛

陳氏曰傳言經書晉侯杜氏從告非是今按傳言晉襄公告于諸侯而伐鄭及南陽雖中道朝王使大夫伐衛經改正之與之以繼伯也

晉師圍戚

陳氏曰伐國不言圍邑例在僖十八年後倣此

衛孔達帥師伐晉

陳氏曰傳見衛孔達書人

曰成乃瞑

孔氏曰禮葬乃加謚桓譚以為自縊而死其目未合

尸冷乃瞑非由諡之善惡也卑讓德之基也孔氏曰何休膏肓以為三年之喪使卿出聘於義左氏為短鄭康成箴云周禮諸侯邦交歲相問殷相聘世相朝左氏合古禮何以難之劉氏曰左氏見當時諸侯廢喪而聘故推以為禮杜氏見左氏有得禮之言遂推以當喪而吉皆反經越禮不可以教後世今按結外援衛社稷春秋亂世之事也傳惟見此年夏葬僖公冬公孫敖如齊宣十年夏葬齊惠公冬齊侯使國佐來聘遂推以為例其言凡君亦指當時之事爾非謂周制則然以周禮邦交合左氏乃康成之失謂傳例為周公之法自杜氏之謬爾古者吉凶不相干故三年之喪不祭而何相聘問之有

二年春孟明視帥師伐晉陳氏曰傳見孟明視書師不登於明堂孔氏曰鄭玄以為明堂在國之陽與祖廟別處左氏舊説及賈逵盧植蔡邕服虔等皆以祖廟與明堂為一故杜同之書不時也何氏

曰禮作練主當以十三月令按僖公祥練本在元年十二月過兩月始作主以練祭後期也特書作主則祭不以時可知傳不言作練主故杜氏以過葬十月釋之然非也果如此則自虞後卒哭與祔皆無主凡几筵十月神無所依甚非人情當從何氏**以厭之也**傳釋處父去族**諱之也**此在存策書大體中為變例魯史無不書公行之法傳於昭公在晉晉人止公亦曰諱之知史有諱義而不知有筆削之旨**堪其事也**陳氏曰傳言會未有書大夫者於是初書士縠令按晉司空非卿見成二年受一命之服非卿而書者列國尊伯主命春秋辭從主人見晉畀諸侯傳謂堪其事非也**執孔達以說**非晉執史不書**逆祀也**杜氏曰文公二年僖公之喪未終未應行吉禘之禮而於大廟行之其譏已明徒以躋僖而退閔故特大其事異其文定八年亦特書順祀皆所以起非常也有事于武宮及順祀傳皆稱禘則知大事有事

于大廟亦禘也孔氏曰禘祭之禮諸廟已毀未毀之主皆于大祖廟中以昭穆為次序父為昭子為穆大祖東向昭南向穆北向孫從王父以次而下祭畢則復其廟其兄弟相代則昭穆同班近據春秋以來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亦同北面西上僖是閔之庶兄繼閔而立昭穆雖同位次閔下今升在閔上故書而譏之今按魯人改祫為禘既用禘則不復用祫二傳蓋不知此義故公羊以大事為大祫穀梁以為祫嘗若魯語以為烝則與經書八月時制自不合故韋昭註謂魯文公三年喪畢之禘本左氏學者之說也其釋逆祀升僖於閔三傳初不異而昭穆之說註家不同公羊云先禰後祖穀梁云先親後祖謂僖為禰為親而閔為祖與左傳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語意畧同皆謂閔祖而僖禰也穀梁又云逆祀則是無昭穆無昭穆則是無祖也與魯語宗有司曰非昭穆同皆謂閔昭則僖穆也夏父弗忌曰明者為昭其次為穆何常之有是欲以僖為昭

閔為穆也故韋昭釋之曰父為昭子為穆僖為閔臣臣
子一例而升閔上故曰非昭穆是則傳所謂逆祀者謂
顛倒其昭穆南北之位也孔氏不考外傳及公穀傳文
反取何氏註謂兄弟相代昭穆同班惠公與莊公當同
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當同北面西上僖是閔之庶兄
繼閔而立昭穆相同位次宜在閔下則是以逆祀為升
其同班上下之次而已何氏又謂僖以臣繼閔猶子繼
父故閔公於文公亦猶祖也說者不詳遂以三傳昭穆
父祖為引喻之辭由不知以為人後者為之子之義斷
之遂與經傳之旨相悖然何氏昭穆之說他無所據漢
廟制以孝惠孝文俱為穆孝昭孝宣俱為昭何氏益推
漢事以說春秋自晉及唐宋禮官之議皆以兄弟不相
為後不得為昭穆反引何氏孔氏之說以春秋躋僖公
為證其所以為疑者則曰若兄弟相代昭穆即異設令
兄弟四人皆立為君如商祖丁齊桓公之後則祖父之
廟即已從毀後立者將不得祭矣然又慮同昭穆而並

立廟則七廟五廟將不足以容於是以天子之廟而有同室異座之制有皇伯祖考之稱其說至今猶未定也竊嘗以諸侯之禮推之諸侯絕宗而兄弟不得以其屬通者所以重正統也公子不得禰先君故別子為祖者所以尊宗廟也然公子不得宗君而為人後者得為之子不得禰先君而以為人後之義得禰所受國之君皆禮之變也兄弟本不得相為後而亦以為人後之義治之者為諸侯上必有所承下必有所授上無所承謂之簒下無所授謂之絕受人之國而絕其後是簒也故非為後則不得受國變而不失其中也既謂所受國者為禰則兄弟四人相及各禰其禰即同四世一昭一穆祖孫迭遷皆以受國為人後為重也使非受國為人後則支子自無干正統承宗廟之理安可以後立不得祭其祖為嫌而輕受國之恩昧為後之義乎然則祖丁齊桓四子代立祭享宗廟與父子四世相承者何異使其世有適嗣亦終不免於祧安可以廟毀於子而昧其子有

貴賤本不當俱立乎後世受國與天下者遂廢為人後之禮其忘君臣之義以輕正統亂昭穆之法以瀆宗廟皆流俗不經之論使然而其失由漢文帝始漢文自藩邸入繼大統不後惠帝而禰高祖其後遂以惠帝文帝共為一代則同室異座皇伯祖考之無稽皆末流所必至也若謂兄弟同班立廟將無所容則不得為昭穆之說非禮意明矣以三傳所釋相同必有所本而註家自汩亂之使議禮者失其所依故不可無辨

猶上祖也

孔氏曰宋為王者之後得祀殷之先王帝乙之廟不毀者益以為其所出故特存焉周制王子有功德出封者得廟祀所出之王魯以周公故得立文王之廟襄十二年傳稱魯為諸姬臨於周廟周廟文王廟也鄭之桓武世有大功故得立厲王之廟昭十八年傳稱鄭人救火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周廟厲王廟是也今按傳言宋祖帝乙與言鄭祖厲王同益自微子桓公不先父食言之王者之後雖曰得祀先王其廟祭之禮今

不可考或謂宋當祖湯疑傳妄則又全類王者故孔氏惟以不毁之廟釋之魯鄭所出王廟乃東遷後僭禮事與宋祀帝乙不同傳並舉宋鄭已非孔氏遂謂魯鄭有周制則幾於誣矣凡傳所言春秋時越法變禮皆指為周制乃左氏學者之通弊

謂之崇德

趙伯循曰聖人不以秦穆悔過而畢中國陳氏曰大夫將猶稱人也自陽處父專將書大夫今按書存秦誓如詩錄秦風與修春秋事體不同左氏尊秦益當時流俗之論唯後傳於此妙得經旨

禮之始也

范甯曰喪制未畢而納幣非禮也葉氏曰僖公薨以十二月杜氏以為月誤當為十一月令以冬納幣審十二月猶在禫則納采在三年之內矣反為禮乎諸侯娶元妃固有時而左氏以即位為節尤見其妄

三年在上曰逃

陳氏曰例辭粗淺令不取

來赴弔如同盟禮也

孔氏曰諡之為文必當有爵不書爵者畿内之國不得外交諸侯其臣不敢赴魯必天子

為之赴赴以王子為親不復言其爵也陳氏曰傳稱同盟謂同方岳之盟故於滕杞薛發傳傳其微者也他非同盟來赴錄之故於王子虎發傳傳其著者也今按傳言同盟指當時諸侯會盟而言王子虎踐土翟泉實盟諸侯故赴弔用諸侯同盟例

秦伯伐晉 陳氏曰傳見秦伯書人

子桑有焉 此亦以成敗論人春秋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左氏不足以知此秦穆修怨乃中國之罪人說見屬辭

晉先僕伐楚以救江 陳氏曰併入下文書且見先僕非卿師師不書他故此令按將卑書人師衆書師史之恒法

伐楚以救江 經書陽處父帥師為大夫將書大夫之始不以救江累王室故沒王叔不書且明征伐在大夫譏不及王叔也杜陳說皆非孔氏曰王叔文公不知何王之子字叔遂以叔為氏桓公是其子王叔陳生是其後也衛有公叔文子此人蓋以王叔為氏也

四年故免之 陳氏曰終元年

代晉傳過數孔氏曰哀十年傳稱齊人弑悼公赴於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鄰國之數蓋三日也

五年來會葬禮也何休膏肓以為禮尊不含卑又不兼二禮左氏以為禮於義為短鄭康成箴云禮天子於二王後之喪含為先襚次之賵次之賻次之於諸侯含之賵之小君亦如之於諸侯臣襚之諸侯相於如天子於二王後於卿大夫如天子於諸侯於士如天子於諸侯臣何休云尊不含卑非經意其一人兼歸二禮亦是為譏孔氏曰按禮雜記諸侯相弔之禮含襚賵臨同日而畢與介代有事焉不言遣衆使也康成以為譏一人兼二事者非左氏意杜氏曰凡妾子為君其母猶為夫人雖先君不命其母母以子貴其適夫人薨則尊得加於臣子內外之禮皆如夫人矣故姒氏之喪責以小君不成成風之喪王使會葬傳曰禮也劉氏曰庶子為君為其母無服不敢貳尊者也妾母稱夫人王不能正而又使公卿會何禮之有今按王室成諸

侯妾母之喪歸賵含會葬經於王皆不稱天以示譏與錫桓公命同而三傳皆不能辨左氏反以為禮杜氏釋例又以母以子貴之義傅會為凡何氏知不稱天為刺失禮矣而其所謂失者惟以至尊行卑事為譏則以母以子貴之說實出於公羊故也劉侍讀以喪服義駮之當矣

楚成大心仲歸 陳氏曰傳見成大心書人例在僖二十六年

滅蓼 蓼六之別封不書併滅六

哀哉 傳於文五年錄臧文仲語成七年錄季文子語昭十六年錄叔孫昭子語皆見中國無伯而識者憂之

六年以為常法 孔氏曰周官大師大傅大保天子三公也宣十六年傳晉侯請于王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大傅則大傅尊於中軍之將與大師皆為孤卿也周禮上公之國有孤一人王制諸侯三卿晉侯爵也而有三軍六卿復有孤二人者晉為伯主多置羣官共時所須不能如禮孤尊於卿法由在上故宣子法成授二孤使行之

秦伯任好

卒傳見春卒葬猶未見於經難必抒矣服虔作紓紓緩也班在九人九等之班乃諸侯取女立子通制隱元年公羊傳何氏註曰禮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適姪娣適姪娣無子立右媵姪娣右媵姪娣無子立左媵姪娣是時諸侯取女立子雖不如禮而九等班位尚存故趙孟得而言之與公羊立子以貴不以長之說合後世論公子爭國者惟欲以年之長少定之宜不合於經也讓偪姞而上之孔氏曰譜以偪為國名地闕不知所在侵官也晉殺處父呂殺意怏據傳皆兩下相殺也左氏不知有筆削之旨義與事違晉殺續簡伯非卿不告後倣此七年非禮也陳氏曰傳言所以再書取須句昭公將去羣公子傳錄此語不言其故且昭公未即位而先欲去羣公子殊不近人情或是當時交構之言或弒君者誣之以證成其無道耳史記宋世家

成公卒其弟欒殺世子而自立國人殺欒而立其少子杵臼是為昭公此蓋國亂之由傳偶不能備史亦不復詳

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

也 孔氏曰經書宋人殺其大夫則此二子名氏當見於經亦卿官也僖二十二年傳稱大司馬固於是又有司馬子魚上文樂豫為司馬下云六卿和公室六卿之外有此二子蓋是孤卿之官也宋是上公禮得有孤且春秋時不必如禮令按宋有司馬為卿又有大司馬者僭王朝夏官之制也陳氏曰固大司馬也見僖二十二年傳言穆襄之族率國人殺固鄭故書宋人

且言非其罪也

陳氏曰傳釋大夫恒書名於是特不書名且釋不以國討為文令按不稱名說見後八年

秦康公

陳氏曰傳見秦康公書人

趙盾將中軍

陳氏曰傳見晉趙盾書人

先蔑將下軍

上言先蔑如秦又言背先蔑以禦秦師則將下軍非先蔑傳誤明矣杜氏先蔑前還亦非既前還背

秦無用奔秦其奔秦以不與立靈公爾敗秦師于令狐不言敗經變文盟于扈陳氏曰傳言諸侯不敘令按晉襄卒靈公幼趙盾以大夫主諸侯卒使晉不競於楚中國於是無伯故經變文以畧之下又見十五年十七年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劉氏曰公後至不書所會非也按經與公盟矣何謂後會乎又稱公會諸侯矣豈不及其會者乎杜云公後其會而及其盟此飾非之言會盟同地會所以為盟也今及其盟不得云後會且盟重會輕不當責其輕辟不敏也傳見公在不序諸侯遂通桓十三年公會戰不書所戰為例使公誠後至諸侯固公所期經既書公會諸侯亦不得云不書所會至十五年公實不會亦不序諸侯始發他義凡例無據明矣陳氏曰凡例併十五年凡例後人妄加之諸侯會公不與豈得為君惡乎八年自申至于虎牢之境陳氏曰終元年疆戚田傳且言晉利諸侯

之地以報令狐之役陳氏曰自是秦晉再交兵不書故十年書秦伐晉晉人以扈之盟來討傳發公後至例以此殄之也葉氏曰遂本以二事出故以壬午盟趙盾乙酉盟雒戎相去四日非一事再見自不應去族何殄之云使經與其遂事則當書遂與雒戎盟于暴亦不得再見名氏經不言遂而傳言遂其妄可知今按襄仲是行一盟中國一盟夷狄既不得用一事再見之例亦不當言遂杜云遂不受命而盟雒戎非事實也故書以官陳氏曰傳見卬不書名氏且言襄夫人因戴族以殺卬故亦書人皆貴之也陳氏曰傳釋凡奔皆識也於是特書官劉氏曰握節而死亦大臣常事效節而出自求免罪而已未見可貴之實趙伯循曰大夫二卿之死此殺昭公之漸也四人皆忠於公而左氏謂之黨何謬耶按周官唯守邦國都鄙及出使有節六卿居官者未聞其有節也宗有六卿以王者後即周制也

司馬司城何節之云啖氏曰傳言此二人不失節致誤節義為符節如孔父義形於色而誤為女色也今按左氏不知宋大夫不名而書官乃夫子特筆見書司城則曰以其官逆之見書司馬則曰其官皆從不能闕疑而妄釋書法故其陋至此

九年使賊殺先克　陳氏曰殺先克不書非君命二傳所謂兩下相殺也

晉人殺先都梁益耳　傳見討亂稱人

未葬也　劉氏曰諸侯適年尚稱公王者適年反不稱王乎毛伯求金非王命可知也書顧命曰伯相命士須材此則冢宰當國之文矣今按諸侯適年稱公為不可曠年無君臣子辭也至於發號出令猶聽於冢宰三年白虎通義曰不曠年無君故適年乃即位改元以紀事而未發號令也三年除喪乃即位踐阼為主南面朝臣下稱王以發號令也其說於周制得之左氏言既葬稱君考之不詳也又見屬辭

晉人殺箕鄭父士縠蒯得　孔氏曰士縠書

經則是卿也七年令狐之戰三軍將佐無士縠十二年河曲之戰三軍將佐杜註無代士縠者而士縠得為卿者先蔑奔秦傳無其代十二年欒盾將下軍註云代先蔑者據傳成文言之耳未必不是士縠代先蔑欒盾代士縠也箕鄭上軍將也傳箕鄭先士縠經士縠先箕鄭者經以殺之先後傳以位次序列傳蒯得居下知其以位次也或者晉於將佐之外別有散位從卿若郤缺趙穿之類

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陳氏曰傳見楚子書人以懲不恪葉氏曰比事觀之計諸國之救在一月之內未為後時設楚人鬭五國來救而退亦豈可以不及楚師罷之陳氏曰傳釋晉嘗稱大夫於是特稱人且為晉失諸侯之漸今按傳意不及此陳氏所得

楚公子朱自東夷伐陳陳氏曰由傳入每欲通傳於經併前役不書

陳人敗之陳氏曰外敗不書例在隱四年後倣此

獲公子茷例在僖三十三年後

做此楚子越椒未賜族稱名與中國諸侯大夫同以無忘舊好孔氏曰僖公成風服除久矣今始來弔贈當以變禮待之何休膏肓云於禮既緩而左氏以為禮非也鄭箴云若以為緩按禮衛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越人來弔子游何得善之是古有以服終來弔者也

十年取北徵陳氏曰傳見秦伯書國

殺鬬宜申陳氏曰傳見鬬宜申不書族

遂及蔡侯次于厥貉陳氏曰息會不書未縣以諸侯子楚也於是蔡實從楚故但書厥貉之次後見宣元年杜說非是今按十四年新城之盟陳鄭皆在而蔡獨不與其會于息矯情狷急與宋同爾故息會削不書而厥貉書蔡侯此筆削之權衡也春秋亦無予楚以伯之義杜氏固非是陳氏尤失之

麇子逃歸陳氏曰凡逃夷狄不書今按麇屬楚小國雖逃史不書

十一年成大心敗麇師於防渚不書敗說在隱

四年即位而來見也傳見諸侯喪畢不朝京師而朝大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陳氏曰凡大夫奔復之皆不書杜說非是遂伐我伐我不書以敗之為義獲長狄僑如下言椿其喉以戈殺之則其人之長六尺之戈所可及也註長三丈乃據魯語與穀梁傳而意之不能闕所不知若何休以為蓋長百尺則怪誕矣以命宣伯名其三子事見襄三十年鄋瞞由是遂亡劉氏曰經言狄不言長安知是長狄亦狄白狄姜戎山戎陸渾戎春秋書之未嘗畧至於長狄何獨不書傳曰鄋瞞由是遂亡杜云長狄之種絕外傳仲尼對吳使者曰長狄氏今曰大人則孔子時長狄更為大人不得言絕呂氏曰記敗狄于鹹于膌侵齊之下非長狄明矣今按傳記長狄事甚異而此侵齊者乃為鄋瞞而鄋瞞舉國皆長人則當書長狄以別之今經但書狄則鄋瞞非長人可知然得臣獲僑如以名其

子亦不可謂無其事據傳曰鄋瞞曰狄曰長狄製言有法蓋鄋瞞者狄國名而長狄自為一種服屬於鄋瞞者是時為鄋瞞驅以侵齊魯適為得臣所獲於法自不得書杜氏誤謂鄋瞞是長狄國名僑如為其國之君故說者因得以不書長狄排左氏為妄

十二年尊諸侯也陳氏曰傳釋書法與邾庶其三叛臣異今按此史文也左氏既不能別白學者又不知有辭從主人之義遂詆傳為妄過矣

始朝公也孔氏曰劉炫云魯公新立鄰國及時來朝則曰公即位而來朝晚則云始朝公也諸侯自新立來及時者則云即位而來見晚則云始見伯主即位魯君往朝則曰朝嗣君魯君新立往朝大國則曰即位而往見也

公許之孔氏曰成五年有杞叔姬來歸故知立其娣為夫人也釋例曰杞桓公以僖二十三年即位襄六年卒凡在位七十一年文成之世經書叔姬二人一人卒一人出皆杞桓公夫人也今按陳氏云復求其次不近

人情不言杞絶也說者疑杞絶叔姬非此子叔姬以前不書來歸傳又無子字卒不繫杞杜氏謂未歸而卒則亦不當遽絶之遂排傳妄非也蓋叔姬不安於杞假歸寧以反故杞伯來請而後絶經不書始嫁與來寧法與鄫季姬同卒不繫杞者既絶也經稱子叔姬者孔氏曰周人字法積叔故或加子以自異是也傳不稱子亦省其可省者或時俗通稱也

言非女也孔氏曰喪服女子既嫁而反在父母之室從本服為之齊衰期此既書其卒當服其本服杜譜不知此叔姬是何公之女要姑與姊妹皆服期也

遂圍巢孔氏曰世本偃姓舒庸舒蓼舒鳩舒龍舒鮑舒龔以其非一故言屬以包之

秦伯使西乞術來聘劉氏曰杜氏云術不稱氏史畧文非也內大夫未賜族者猶不氏安知此術非未賜族者乎

寡君敢辭玉聘義曰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然則聘禮終必還

玉非不欲與秦為好也傳録賓主辭令以見秦人之進於禮下云國無陋矣是也杜説非

趙盾將中軍　陳氏曰傳言秦伯晉趙盾見書人

交綏　孔氏曰司馬法云將軍死綏舊説綏卻也言軍卻將當死綏必是退軍之名

明日請相見也　孔氏曰憖者缺之貌令人猶謂缺為憖也沈氏云方言云憖傷傷即缺也

十三年以守桃林之塞　孔氏曰桃林之塞在南河之南遠處晉之南境從秦適周乃由此路使詹嘉守此塞者以秦與東方諸侯遠結恩好及西乞聘魯亦應更交餘國慮其要結外援東西圖已故使守此阨塞欲斷其往來故也

六卿相見於諸浮　孔氏曰六卿在朝旦夕聚集而特云相見於諸浮者將欲密謀慮其漏泄故出就外野屏人私議諸浮當是城外之近地

其處者為劉氏　陶唐氏之後為劉累累後為晉范氏士氏見襄二十四年昭二十九年傳及晉語

郲文

公卜遷于繹 陳氏曰凡自遷其國都不書 亦請平于晉 陳氏曰傳見諸侯猶有尊晉之志 十四年故不赴 頃王崩葬不書說見莊十六年傳知史有不赴不書之例遂援王孫爭政事以實之非也 晉趙盾 陳氏曰傳言趙盾見書人 納捷菑于邾 陳氏曰傳於齊糾小白陽生邾捷菑莒去疾皆見不書奔譏不在奔故 遂殺鬭克及公子燮 楚殺大夫或不告與中國異後倣此 貴之也 失與釋司馬司城書官同此獨書守則又誣以不義其君 十五年宋華耦來盟 陳氏曰傳言華耦不書名 貴之也 葉氏曰諸侯相聘使介有常不聞其官皆從也以此為貴豈春秋之意哉今按華孫者公子鮑之黨來盟蓋結魯以輔簒不稱使不名者非時君所使無所受命從史文也書官者夫子特筆使與八年書官者相首尾以異其事左氏於筆削之旨無傳惟穀梁傳曰

以其官稱無君之辭也明宋大夫之見殺者來奔者來盟者皆宋人無君之事蓋此經逸義也而為其學者不能發明

亞旅

孔氏曰尚書牧誓司徒司馬司空亞旅成二年傳魯賜晉三帥三命之服侯正亞旅受一命之服皆卿後即次亞旅知是上大夫也

古之制也

劉氏曰尚書周官六年五服一朝不得於諸侯亦五年一朝也大行人職曰凡諸侯邦交歲相問殷相聘世相朝此為得中今按曹伯文十一年來朝至十五年再來偶合五年之數傳遂以為古制由不見周禮耳

卞人以告

孔氏曰治邑大夫例呼為人孔子父為鄹邑大夫謂之鄹人知此卞人是卞邑大夫

親之道也

孔氏曰祭敬者謂助祭於兄弟之家盡其敬也喪哀者謂兄弟死喪之事竭其哀也情雖不同謂內相怨恨不能和同當無絕其愛是相親之道也

貴之也

陳氏曰傳釋外大夫未有書至者於是特書至說見後傳今按此史例也傳於史文有未詳輒

妄釋之蓋於魯史舊章亦考之未備

獲大城焉曰入之陳氏曰按襄十三年取邿之傳曰凡書取言易也用大師焉曰滅弗地曰入陸氏纂例辨之矣今不取

無能為故也陳氏曰傳釋盟恒序諸侯於是雖伯主在焉亦不序見晉失伯而楚興

與而不書後也說見七年

十六年及齊平陳氏曰凡平雖內不書

疾也趙伯循曰十二公除文公外餘未嘗書不視朔豈皆無疾令按公疾不視朔必書史所以謹君疾重國政雖託疾亦書史無訐君以為直之義傳釋公四不視朔曰疾也乃據史法言之然經既削其真有疾者則此為託疾亦可知矣左氏知史而不知經後儒又不思經本出於史此筆削之義所以失傳

所以服隱也孔氏曰劉炫云按楚世家蚡冒卒弟熊達殺蚡冒子而代立是為楚武王則蚡冒是兄不得為父今知不然者以世家之文多有紕繆與經傳異者非是一條

杜氏非不見其文但見而不用耳劉以世家而規杜非也言服陘隰則陘隰本是他國蚡冒始服之也釋例陘隰與僖四年次于陘爲一地穎川召陵縣南有陘亭楚自武王始居江漢之間則蚡冒之時未至中土不應已能越中息遠服穎川之邑疑非也

羣蠻從楚子盟　陳氏曰傳見楚子書人

夫人使謂司城去公　傳序六卿於上而夫人但使司城去公則餘五人者皆鮑之黨也且知謀者也

使帥甸攻而殺之　不書甸兵攻而殺之者時告辭略但以弒君赴也

蕩意諸死之　意諸來奔而請復無能爲輕重雖死節不書嫌與荀息仇牧比

君無道也　劉氏曰如傳所說則公子鮑爲不臣襄夫人爲不母而昭公未有無道之實也傳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不得輕此兩人之罪反專惡宋公王中子曰君父天也豈臣子較得失之地乎今按明年四國伐宋傳記晉人討罪之辭而譏其猶立文

公晉語記趙宣子請師於靈公以伐宋曰宋人弑其君晉為盟主而不修天罰將懼及焉公許之必有據矣獨於昭公見弑始終加以無道與所序之事自相反何也當時列國皆政出大夫其士民知有大夫而不知有君謂晉趙盾弑君為良大夫而宋昭公見弑為無道皆弑君者子孫設辭以分惡殺恥左氏不能辨遂援以釋經且立以為例後見宣

蕩虺為司馬

傳見惟殺蕩意諸

十四年襄三十一年右師以下皆在位

七年失其所也

陳氏曰傳釋四國之大夫書人不予以討賊之義晉自是凡三大舉皆書人見宣元年二年十年今按襄二十五年夷儀之會晉受賂不討齊弑君者而經序諸侯無異文劉氏諸儒因以駁傳卿失所稱人為非考之於經凡諸侯盟會

無功也

陳氏曰傳釋會恒序諸侯於

相及於絳

孔氏曰歸生對晉稱是雖伯主在焉亦不序皆從其恒稱義與大夫不同不得以彼證此已君當云寡君之二

三臣此言孤者蓋鄭伯身自對晉或自稱孤歸生因即以孤言其君也趙穿公壻池為質焉陳氏曰傳言晉之不競乘其飲酒也陳氏曰為成元年王師敗起傳十八年乃謀弒懿公稱人從赴例在十六年杜陳說皆非諱之也傳見惡不書弒杜陳說皆非既葬未踰年不稱君當以公羊為正劉氏曰杜云先君既葬不稱君者魯人諱弒以未成君書之非也假令不諱遂書公薨乎一年不二君之義何所施此乃明稱君者之不以葬為限果矣僕因國人以弒紀公陳氏曰傳言僕弒紀公而書國宋公弒母弟須及昭公子陳氏曰討亂雖殺母弟不書以靖國人孔氏曰世本云戴公生樂甫術術生碩甫澤澤生夷甫須須生大司寇呂令云魯孫誤也

春秋左氏傳補註卷四